



# 忆馬克思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威廉·李卜克内西著

楊启磷等譯



|     |      |
|-----|------|
| 类号  | 01.7 |
| 登记号 | 7590 |

|    |
|----|
| 01 |
| 75 |

统一书号: 11002·3

定 价: 0.40 元

# 忆馬克思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威廉·李卜克内西著

楊启澐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 忆馬克思恩格斯

(法)保尔·拉法格著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

楊启麟等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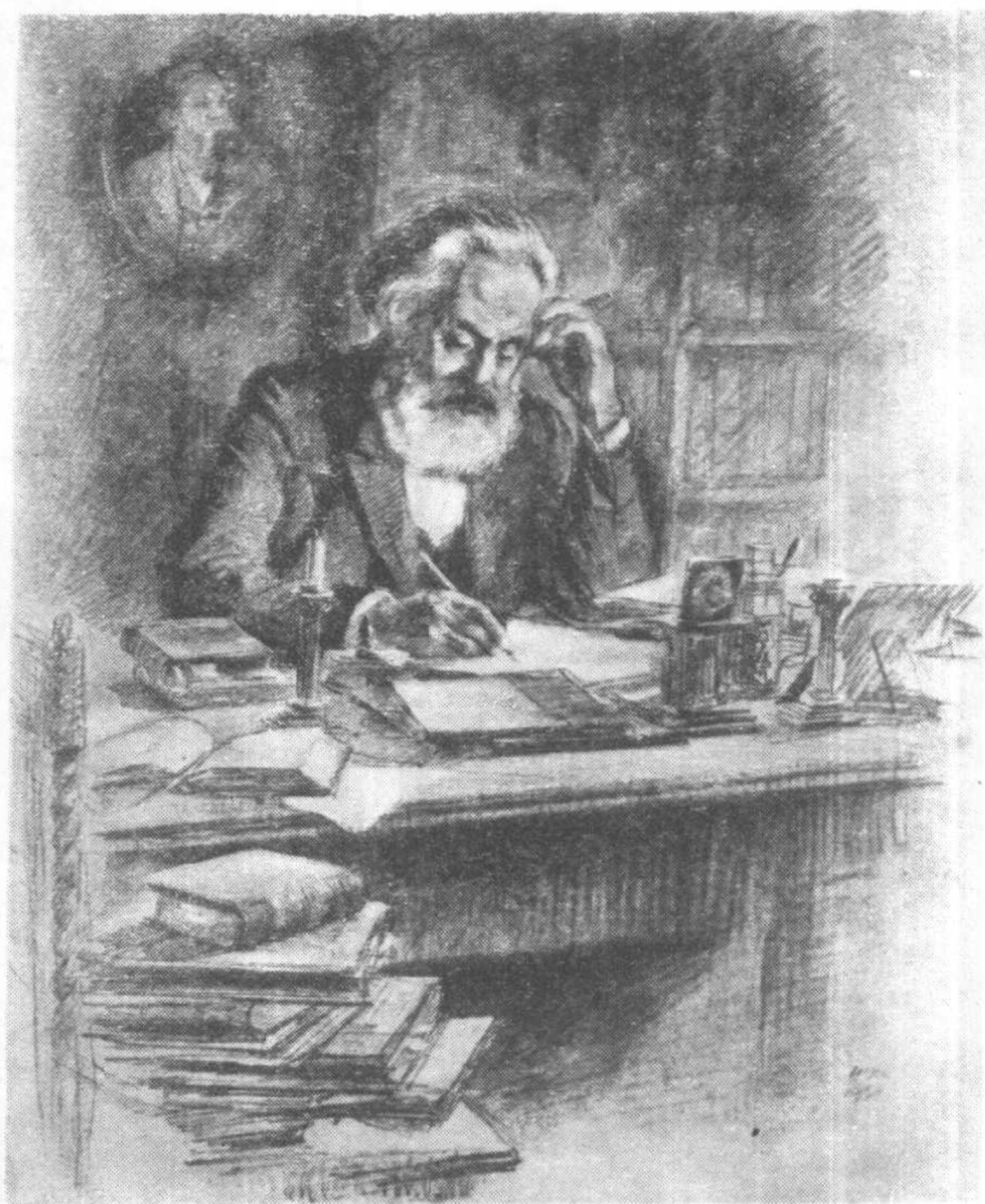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張 4 · 插頁 6 · 字數 66,000

1963 年 4 月第 1 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35,090 定价(六) 0.40 元

統一書号 11002·356



馬克思在工作（80年代初）

（茹可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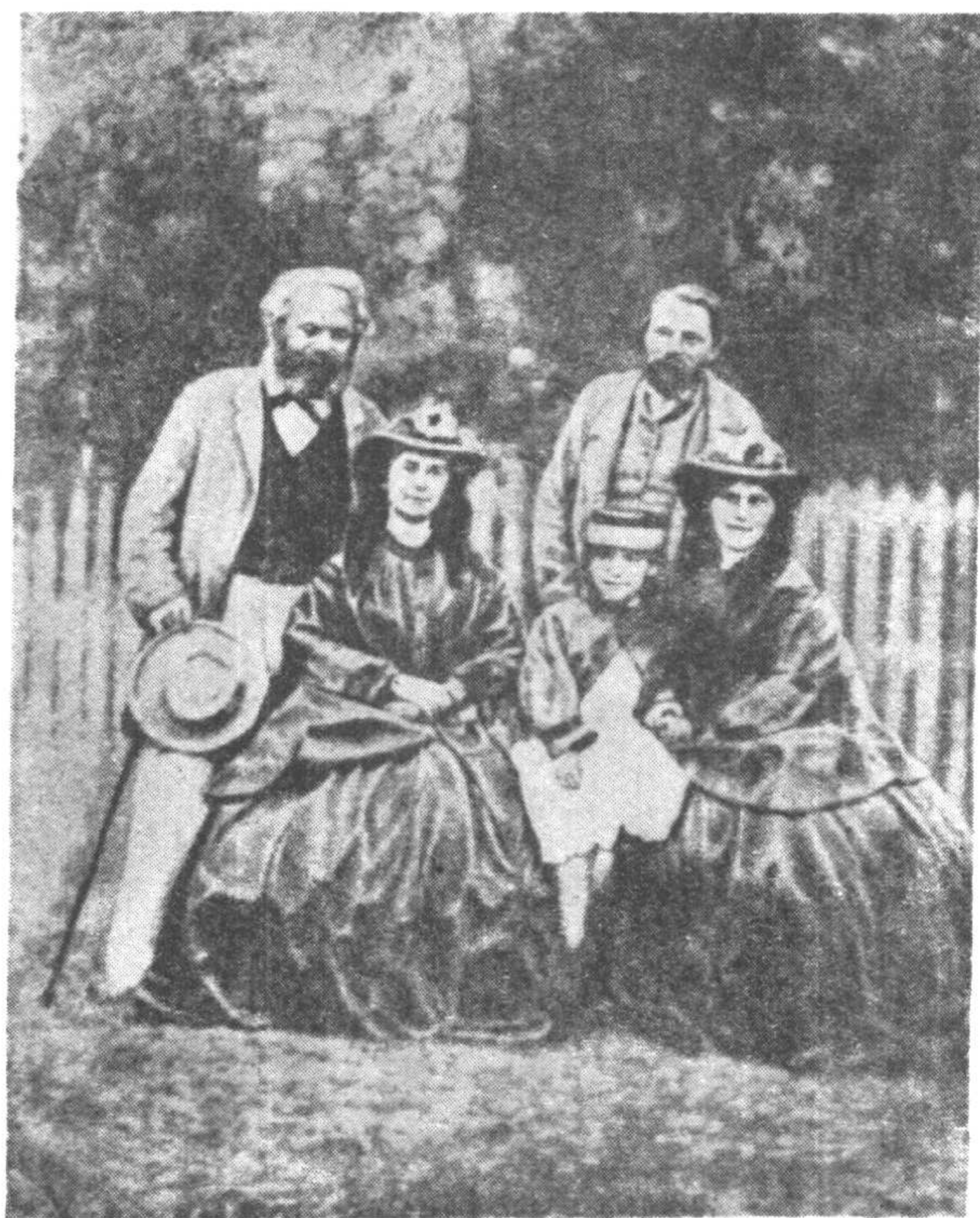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80年代）

（茹可夫画）





19 世紀 60 年代初的馬克思、恩格斯和  
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亨利·海涅在巴黎馬克思夫妇家作客

(1844年)

(茹可夫画)





恩格斯在酒店里和工人們談話

(茹可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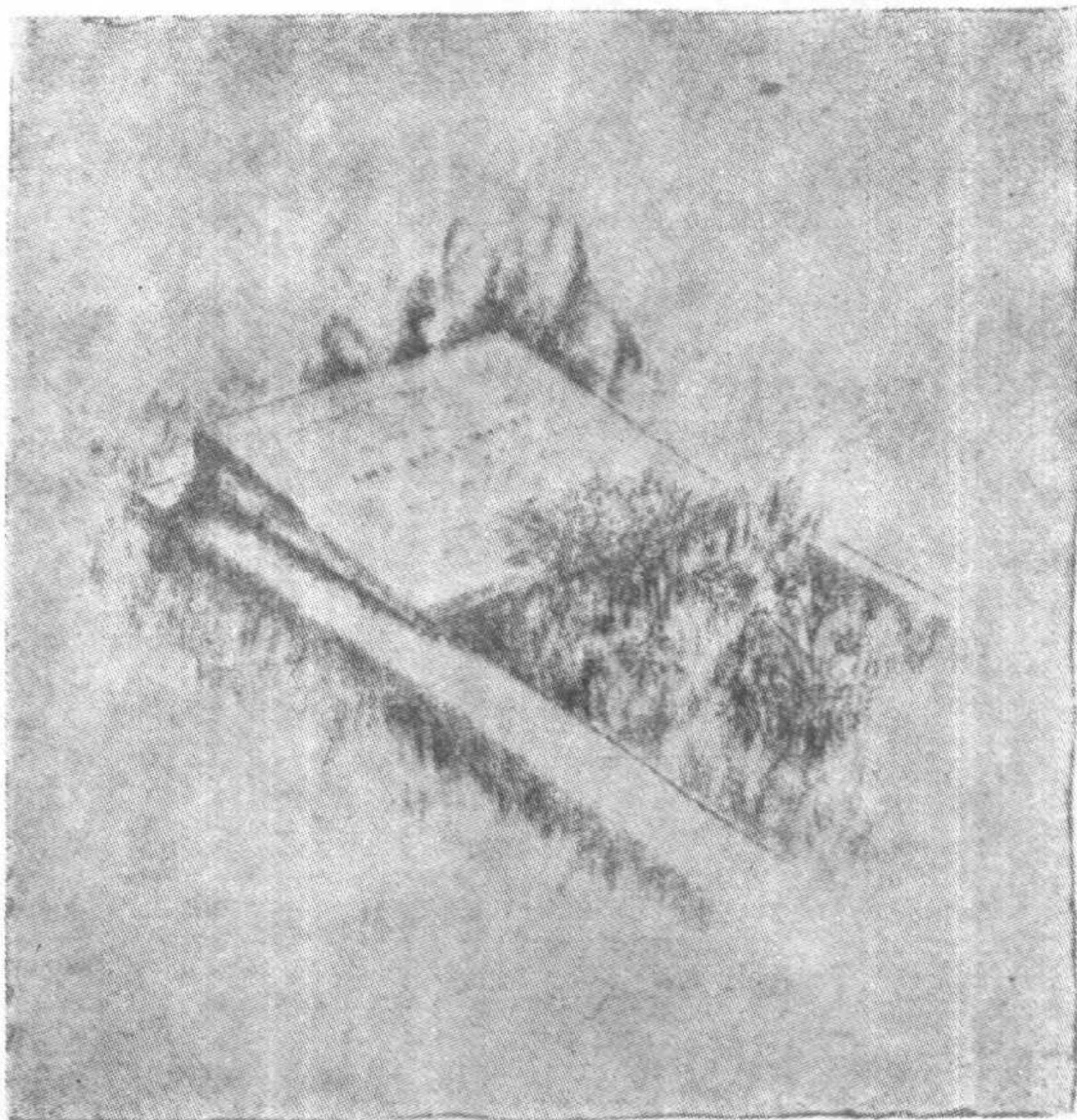
馬克思夫人燕妮  
(1814—1881 年)





馬克思在倫敦梅特兰公园路的住宅  
(从 1864 年 4 月到他逝世止，一直住在这里)





馬克思墓

## 出版說明

保尔·拉法格是法国工人党的奠基者之一，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起初他是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蒲魯东分子，后来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烈拥护者。列宁认为他是“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和最有力的傳播者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創始人之一。他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亲密战友。由于他們和馬克思、恩格斯有多年的来往和經常的联系，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活动非常熟悉，所以他們写作的这几篇回忆文章不仅內容丰富，材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使人百讀不厌。两位作者不仅让讀者認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具有惊人淵博的知識、无与倫比的工作能力以及对科学忠心耿耿的最偉大的学者，而且还描繪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偉大的革命家、工人階級事业的坚忍不拔的战士、国际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領袖的風貌。

---

## 燕妮·馬克思

[德] 露依絲·多尔納曼著

沙 波譯

作者根据关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回忆录及馬克思恩格斯本人著作，結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描繪了燕妮·馬克思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过程，由于燕妮·馬克思的一生和卡尔·馬克思的一生是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卡尔·馬克思的斗争、工作和生活。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 0.56 元)

## 克魯普斯卡婭

[苏] 維拉·德里佐著

程 江等譯

本书作者曾任克魯普斯卡婭的私人秘书二十多年。作者根据平日观察，根据克魯普斯卡婭关于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叙述及有关档案文件写成这本小册子。书中叙述了克魯普斯卡婭的童年、青年时代的生活，以及和列宁一起参加革命斗争等活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 0.36 元)

---





## 忆馬克思

保尔·拉法格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

整个說起来，我再也見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 —

我第一次看見卡尔·馬克思是在 1865 年 2 月。第一国际已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倫敦圣馬丁大厅的大会上成立。1865 年 2 月我从巴黎来倫敦，要把这剛成立不久的組織在那儿所获得的成就告訴馬克思。托倫先生（他現在是資產階級共和国的一个参議員）曾給我写了一封介紹信。

我那时二十四岁。我一生将永远不会忘記这第一次的会見所給我的印象。馬克思那时常常生病，正在下苦功写作《資本論》第一卷（这书两年后——1867 年出版）。他担心他也許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因

---

① 見朱生豪譯《莎士比亚戏剧集》作家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149 頁。——譯者注

此很喜欢接見青年人，时常說：“我應該訓練好在我死后繼續共产主义宣傳的人。”

卡尔·馬克思是那些罕見的天才之一，他們不論在科学或社会活动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馬克思把这二者結合得十分紧密，除非我們同时把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們就永远不能了解他。

馬克思认为，不論从事那一种科学研究，都不應該为这种研究会得出什么結果而煩心；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一个有学問的人不願意自己墮落，就决不應該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應該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實驗室里，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馬克思曾說过：“科学絕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学識为人类服务。”他最喜欢說的名言之一是“为人类工作”。

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經濟学的結果。他确信，每一个不为资产阶级利益影响、不为阶级偏見所蒙蔽的公正人士，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結論。

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經濟发展虽然并不抱任何成見，但他从事著作却有一个确定的目



标——傳播他研究的結果，同时具有坚定的决心，要給一直还徘徊在空想的迷雾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公开参加活动，只是为了要促成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这一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当它一取得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导权，就要去建立共产主义。

馬克思并不把他的活动局限于他所生长的国度，他曾經說过：“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事实上，在法、比、英这些国度里（事变和政治迫害把他赶到那里），他都出色地参加了在那里展开的革命运动。

可是，当我第一次在梅特兰公园路他的书斋里見到他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現的并不是一位不屈不撓和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鼓动家，而是一个学者。党的同志們为了就各种問題求教于这位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师，从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成群地拥向这里。如果你想真正了解馬克思精神生活的深处，就必须知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間。

这房間在二层楼上，有一扇可以俯瞰公园的寬大的窗戶，光綫很充足。在壁炉的两边和窗子的对过，靠牆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柜，书柜上堆着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直挨到天花板。壁炉的对面，在窗子的一边有两張桌子，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书籍和报纸；在房間正中光綫最好的地方，是一張非常朴素的小小的写字台（三呎长两呎寬），还有一把木头

的安乐椅。在这椅子和对着窗子的一个书柜中間放有一張皮面的沙发，馬克思有时躺在这上面休息。壁炉上也放着书，还放有雪茄烟、火柴盒、烟盒、吸墨紙以及他的女儿們、他的夫人、沃尔弗和恩格斯的照片。

馬克思吸烟吸得很厉害。

“《資本論》甚至将不够偿付我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烟錢。”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說。

但他火柴用得更多；他常常忘記了他的烟斗或雪茄，不得不老去点它，因而在短得令人难以相信的时间內就用完了一盒火柴。

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說，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們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須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即令在談話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成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像他自己的四肢一样地服从他的意志。

他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各种开本的书和小册子紧挨着放在一起；他不是按书本的大小而是按內容来安排书籍的。书对于他乃是脑力劳动的工具，而不是装饰品。他常說：“它們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他不重視它們的样式、装訂以及紙張和印刷的美观；他常折叠书角，画綫，用

鉛筆在頁邊空白上作滿記號。他不在書里寫批注，但當他發現作者有錯誤的時候，他就常常忍不住要打上一個問號或一個驚嘆號。畫橫綫的方法使他能夠非常容易地在書中找到所需要的東西。他有這麼一種習慣，隔一些時候就要重讀一次他的筆記和書中做上了記號的地方，來鞏固他的非常強而且精確的記憶。在少年的時候他就聽從黑格爾的勸告，用一種不熟悉的外國語去背誦詩歌，借以鍛煉他的記憶力。

他能背誦海涅和歌德的許多詩句，並且常在談話中引用他們的句子；他經常研讀詩人們的著作，從整個歐洲文學中挑選詩人；他每年總要重讀一遍埃斯庫羅斯的希臘原文作品，把這位作家和莎士比亞當作人類兩個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來熱愛他們。他特別熱愛莎士比亞，曾經專門研究過他的著作，連莎士比亞劇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馬克思一家對這位偉大的英國戲劇家有一種真誠的敬仰。馬克思的三個女兒都能背誦莎士比亞的作品。1848年以後，當馬克思想使自己的英語知識達到完善的境地時（他的英文閱讀能力已經很高了），他把莎士比亞特殊風格的詞句都搜尋出來並加以分類；對於科貝特（這位作者也是他很敬重的）的論辯著作他也下了同樣的功夫。但丁與白恩士也是他所喜愛的詩人。聽自己的女兒們背誦蘇格蘭詩人白恩士的諷刺

詩或咏唱詩人的情歌，對於他是一件莫大的樂事。

不知疲勞的工作者和偉大的學者居維叶擔任巴黎博物館館長的時候，在館內為自己設立了幾個專門的工作室。規定一個工作室供一種特殊的研究工作，其中備有這種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書籍、儀器、解剖用品等等。當他作某一種研究疲倦了的時候，他就到另外一個工作室，作另一種工作；這就是他的休息。

馬克思也同樣是個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但他沒有錢像居維叶那樣為自己設備幾個工作室。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內來回走動，以致在門與窗之間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條痕迹，就像穿過草地的一條小路一樣。

有時他躺在沙發上讀小說，而且間或兩三本小說同時開始，輪流閱讀。像達爾文一樣，他也是一個小說愛好者。他比較喜歡 18 世紀的小說，特別是菲爾丁的小說。現代小說家中，他最喜歡保爾·德·科克、查理·利弗爾、亞歷山大·大仲馬和瓦爾特·司各脫，他認為司各脫的長篇小說《清教徒》(«Old Mortality»)是一部典範作品。他特別喜歡探險故事和幽默的短篇小說。

他認為塞萬提斯和巴爾扎克是超群的小說家。他把《唐·吉訶德》當作衰落的騎士制度的史詩，騎士的德性在剛剛興起的資產階級世界中已顯得荒誕和可笑了。他非常推崇巴爾扎克，曾經計劃在一完



成自己的政治經濟学著作之后，就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伟大著作《人間喜劇》的文章。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創造者，他預先創造了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侖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馬克思能够閱讀欧洲一切国家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写得非常好，使精通这几种文字的人都称贊不已。他喜欢这样說：“外国語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他有惊人的語文天才，他的女儿們也继承了这种天才。当他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已經五十岁了，尽管俄文十分困难，但經過半年的学习，他已經能够津津有味地閱讀俄国詩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了，他特別敬爱普希金、果戈里和謝德林。他学俄文是为了能够閱讀几种官方的調查报告，这些报告由于揭露了駭人听聞的材料而被政府禁止发表。馬克思的几个忠誠的朋友設法为他弄到了这些文件。无疑地，他是西欧唯一了解这些文件的經濟学家<sup>⊖</sup>。

除了讀詩歌和小說以外，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他十分喜爱演算数学。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安慰；在他那惊濤駭浪的生活

---

⊖ 馬克思曾深刻地研究了俄国土地关系的历史，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以及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編者注

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总是借此自慰。在他的夫人病危的那些日子里，他不能再继续照常从事科学工作，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他只有把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些微的安宁。在这个精神痛苦的期间，他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据看过这篇论文的专家们说，这篇论文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高等数学中，他找到最合逻辑的同时又是形式最简单的辩证运动。他又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马克思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他毕生研究工作中所长期辛勤搜集到的一千多本书，但这些书还不够他用。许多年来，他都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常客，他十分看重这儿的书库。

即令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这不仅就他专长政治经济学而言，就是对于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也是如此。

虽然他睡得很晚，但他总是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就起床。喝完一杯黑咖啡和读过报纸之后，就到自己的书房去，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只是在吃饭和傍晚（当天气好的时候）到汉普斯泰特荒阜<sup>⊖</sup>去散步的时候才休息一会，中午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马克思在年轻时就习惯通宵工作。

---

⊖ 见本书第75页。——编者注

工作变成了馬克思的一种癖好；他是如此地专心工作，以致廢寢忘食。他常常要被呼喚好几遍才下楼到餐室去，而且几乎不等咽下最后一口飯就又回他的书房去了。

他吃得很少，甚至因胃口不佳而感到痛苦；为了增强食欲，他尽量吃些調味很濃的帶刺激性的食物，如火腿、熏魚、魚子醬和泡菜等。他的胃囊不能不为他的头脑的煩重工作付出代价。

真的，由于思考是他无上的乐事，他的整个身体都为头脑牺牲了。我常听到他引用他青年时代的哲学导师黑格尔的一句話：“即令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偉大更崇高。”

馬克思要有很强健的身体，才能支持那样非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样耗費精力的脑力劳动。而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很强健有力的。他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寬、胸厚、四肢很匀称，只是軀干与两腿比較起来显得长了一点，这是犹太人常有的情况。如果他在年輕时多作体操的話，他会成为非常强壮的人。他經常做的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能够一連走几个钟头，甚至攀登小山，还不断談話和吸烟，一点不感觉疲倦。我們可以这样說，他在书房里散步时就是在工作。他只在书桌前稍坐一会儿，把他漫步时所想到的东西写在紙上。他非常喜欢踱来踱去地和人談話，只有当談話談得非常活跃或特別重要的时候，他才时

而停下来。

許多年來我总是陪他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作晚間散步，就是在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經濟学的知識，也許他自己也不觉得就把《資本論》第一章的全部內容，随着他当时写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釋給我听了。

每一次回到家里，我就尽我的能力把我剛才所听到的东西記錄下来；最初我追随馬克思那深湛浩繁的思想进程非常困难。可惜我把这些珍貴的札記都丢掉了。因为在巴黎公社以后，我存在巴黎和波尔多的文件都被警察搶去燒毀了。

我特別惋惜的是有一天晚上所作的筆記也失去了。在这天晚上，馬克思以只有他所特有的那种丰富的旁征博引和見解向我讲解了他那人类社会发展的輝煌理論。就像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历史的邏輯，并且能够找到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現象的共同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驚訝，好几年后这一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中。

当我尽我微末的能力向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們<sup>⊖</sup>讲解的时候，这理論对他們也有同样的作用。

---

⊖ 巴黎公社失敗后，拉法格从巴黎流亡到西班牙，在那里他受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領導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的斗争。——編者注



这是馬克思理論中最偉大的理論，而且毫無疑問，也是人類智慧所曾經思考出來的最偉大的理論。

馬克思的頭腦是用多得令人難以相信的歷史及自然科學的事實和哲學理論武裝起來的，而且他又是非常善于利用他長期腦力勞動所積累起來的一切知識和觀察的。無論何時，無論任何問題都可以向馬克思提出來，都能夠得到你所期望的最詳盡的回答，而且總是包含有概括性的哲學見解。他的頭腦就像停在軍港里升火待發的一艘軍艦，準備一接到通知就開向任何思想的海洋。

毫無疑義，《資本論》向我們展示了一顆最有魄力和學識豐富的心靈。但在我看來，也像一切熟知馬克思的人看來一樣，無論《資本論》或是他的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把他的天才和學識的偉大完全表現出來。他轟然高出于他的著作之上。

我與馬克思一塊兒工作過。我只不過是記錄他口述的書記而已，但這給了我一個觀察他怎樣思索和怎樣寫作的機會。對於他，工作是容易的同時又是困難的。其所以容易，因為不管碰到什麼題目，非常豐富的有關的事實和見解立刻就涌上他的腦海；但正是由於這些豐富的事實和見解，使得完滿表現他的思想成為困難的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

馬克思理解事物的本質。他不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深入到事物的深處，在相互作用中和相互

反作用中来考察一切組成部分。他分出每一个組成部分并探寻它发展的历史。然后他就由事物轉而考察它的环境，观察后者对前者和前者对后者的相互作用。接着又回头去探討所研究的事物的起源、变化、进化以及它所完成的革命，最后甚至探究它各种各样的作用。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个别的离开环境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錯綜复杂的、不断运动的世界。

馬克思是想在这个世界如此形形色色和千变万化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去闡明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福楼拜和貢古尔派的小說家們常抱怨精确地描写我們所見的事物有多么困难；可是他們所想描写的，只不过是表面的东西，是他們所得到的印象而已。他們的文学工作和馬克思所担負的工作比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罢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就需要非凡的思考力，而要把他所看到与他所想說的东西傳給別人，也需要同样的非凡的艺术。

他从来不滿足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沒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馬克思兼有一个天才思想家必須具有两种品质。他巧妙地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組成部分，然后再綜合起来，描述它的全部細節和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发现它的內在的联系。他的論证方法，

不是抽象的，如有些不能思索的經濟學家所非難他的那樣；他的方法不是幾何學家的方法，幾何學家在從周圍世界抽出自己的定義之後，就完全脫離現實基礎演繹出結論。我們在《資本論》中找不到一個孤立的定義或公式；我們所看到的是對現實的一系列高度精密的分析，這些分析把最細微的差異和最小的區別都表達出來了。

馬克思從確定下述這個顯著的事實開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乃是一個龐大的商品堆積；因此商品（它是具體的東西而不是數學上的抽象）就是資本主義財富的元素、細胞。馬克思緊緊抓住了商品這東西，從各方面來觀察，甚至翻過來倒過去地看，把其中的秘密一個一個地揭開來；這些秘密是御用經濟學者根本猜想不到的，但這些秘密卻比天主教的神秘更加繁多、更加深奧。從各方面研究了商品之後，他就進而考察在交換中一種商品與另一種商品的關係；然後轉而研究商品的生产以及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条件。他在考察商品存在的各种形态时，表明商品怎样从一种形态轉为另一种形态，一种形态又怎样必然地产生另一种形态。現象發展的邏輯過程表現得那樣巧妙和完善，以致人們以為這是馬克思自己臆想出來的；但它却是從現實中抽出來的，而且是商品的真正辯證法的再現。



馬克思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地工作。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权威的权威人士的实证的。他从不满足于間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一趟。反对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論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

参考原始資料的习惯使他連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讀到了，只有他才引用这些作家。《資本論》里引证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話，人們也許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識淵博。但馬克思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說：“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給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闡述得比任何一个人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字（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是他的責任。

馬克思对待著作的責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問題时他决不談論这个問題。他决不出版一本沒有經過他仔細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沒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給別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

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說，他宁願把自己的手稿燒掉，也不願半生不熟地遺留于身后。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他要去做非常繁多的事情，这些繁重的工作，讀者恐怕是很难想像到的。举个例子來說，为了写《資本論》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頁文章，他曾把整个圖書館里載有英国与苏格兰調查委员会和工厂視察員报告的藍皮书都研究过。那些鉛筆記号表示他曾从头至尾地通讀了这些书。他认为这些报告是研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文件；而且，他如此敬重作这些报告的人，以致怀疑在别的国度里是否能“找到像英国工厂視察員这样有学識、无偏見而又毫无顾虑的人”。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給他們这样光輝的贊詞。

馬克思从这些藍皮书中得到了丰富的实际的材料。上院和下院的許多議員們（他們都发到一份）只是把这些藍皮书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数枪彈穿透的頁数来測量他們的武器的威力。另外有些議員把它們当作廢紙按重量出卖，这是他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因为这使馬克思能够从一个他常去翻閱书籍和旧資料的旧书商那里賤价买到它們。比斯利教授說过，馬克思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藍皮书来做科学研究，而且，也許是第一次使全世界知道它們。但比斯利不知道早在 1845 年，恩格斯已經在关于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里<sup>⊖</sup>引用了英国蓝皮书的许多文件。

## 二

要了解马克思的心并爱这颗心（这是一颗在严峻学者的外貌之下跳动着的心），必得看看马克思在家的情况，看看马克思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情况，他丢开书本和稿件时，在礼拜日晚间与朋友们聚谈时的情况。在这些时候，他是一个最惹人喜爱的伴侣，谈话俏皮、诙谐，喜欢大笑。当某一个人在谈话中夹入几句俏皮话或作机敏的答辩时，他的黑眼睛便在浓密的眉毛下快活地嘲弄地闪动起来。

他是一个温和、慈祥、宽厚的父亲。他常常说：“孩子们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他的女儿们非常爱他，他对她们从来不摆父亲的架子。他从不命令她们；如果他希望她们做什么事，他只是请求她们帮一下忙，如果他不愿意她们做什么事，他也只是劝她们不要去做。但从来没有一个父亲的意见比他的意见更多地被接受了。在他的女儿的眼睛里他是一个朋友，对他就像对一个伙伴一样。她们不叫他“父亲”而叫他“摩尔”——这是由于他的黑色面孔和乌黑的头发与鬍鬚而给他取的绰号。同时，共产主义者同

---

<sup>⊖</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



盟<sup>⊖</sup>的同志們早在 1848 年以前就称他为“馬老”，虽然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馬克思和自己的孩子們常常一玩就是几个钟头。她們直到今天还記得海战和全部紙船舰队被燒毀的情形，这些紙船是由馬克思自己給她們折好放在一个大水桶里，然后在孩子們欢呼声中用火把紙船燒掉的。

礼拜日女兒們是不允許他工作的；这一整天他都得听她們的指揮。天气好的时候，全家去郊游，路过小酒店喝一点姜啤酒，再来一些塗乳酪的面包。当孩子們还很小的时候，他常常給她們讲一些讲不完的故事来縮短路程，他一面走一面編，路长就把故事拉长，路短就把故事縮短，使听故事的孩子們忘記疲倦。

馬克思具有丰富的詩意的想像力。他最初在文学上的嘗試就是詩。他的夫人曾小心地保藏着她丈夫少年时代的詩作，但不給任何人看。馬克思的父母本打算要自己的儿子作一个文学家或大学教授。在他們看来，他献身于社会主义鼓动并专心研究政治經济学（这种学問当时在德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乃是辱沒了自己。

---

⊖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組織，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組成，存在于 1847 年至 1852 年間。——編者注

馬克思有一次答应給他的女儿們写一个以格拉古的历史为題材的剧本。不幸这个計劃从未实现。不然看看这位被称为“階級斗争的騎士”的人如何写这个古代世界階級斗争史的悲壮的場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馬克思有許多沒有实现的計劃。他还想写一本关于邏輯学的书和一本哲学史，后者是他早年喜欢研究的。要完成他的整个写作計劃，要把他脑海里所保留的那一部分財富完全呈献給世界，他就必須活到一百岁才行！

在他整个一生中，他的夫人是他最最忠实的伴侶。他們在儿童时代就彼此認識，一块长大。他們訂婚时馬克思才十七岁。到1843年他們結婚时，他們需要等七年的时间，但此后他們就从未分离过。馬克思夫人比她丈夫死得早些。馬克思夫人虽然生长在一个德意志的貴族家庭并受这样的教育，但沒有人比她更具有强烈的平等思想了。社会地位的差別对于她是不存在的。穿着作工服的工人在她家里，在她的餐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就好像公爵或王子一样。从各国来的許多工人都享受她的亲切而殷勤的款待，而且，我敢断定，那些受她那样朴实真誠和亲切招待的人們，沒有一个会想到他們的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經作过普魯士国王的內政大臣。她抛开了这一切而跟随她的卡尔，即令是在最貧困的时候，她也从不懊悔。

她有一种明彻而光輝的智慧。她給她朋友們的那些毫不費力信手写出来的信，乃是一个活跃而独创的心灵的真正杰作。接到她信的人都把收到她信的日子視為节日。貝克尔曾发表过她的一部分信。海涅这位无情的諷刺作家，多少有点害怕馬克思的嘲笑，但他对于馬克思夫人那种銳敏的睿智十分敬仰。当馬克思夫妇滯居巴黎时，他是他們家里的一个常客。馬克思自己对于他夫人的才智与批判力非常敬佩(他在 1866 年曾这样告訴我)，他把自己的一切手稿都交給她看，并且非常重视她的意見。她总是把他的手稿誊写清楚以便付印。

馬克思夫妇曾有过許多孩子。其中三个孩子很小就死了，那是在 1848 年革命后他們十分貧困的情况下，那时他們流亡到倫敦，住在索荷廣場第恩街的两間小房子里。我只認識他們的三个女儿。1865 年我和馬克思認識的时候，最小的一个女孩(爱琳娜)非常可爱，样子像男孩。馬克思常說他的夫人把爱琳娜生成一个女孩是生錯了。两位較大的女儿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女儿燕妮(現在是龙格夫人)像她的父亲，面色黝黑，头发漆黑；二女儿劳拉(現在是拉法格夫人)則像她的母亲，两頰緋紅，美丽的金色鬢发，金光閃耀，就像經常有夕阳照耀着似的。

除了上面說过的那些人，馬克思家中还有一个

重要的人物——琳蘅·德穆特。她出身农家，当她很小、差不多是小孩时，即在燕妮·馬克思出嫁前許多年，她就成为燕妮的女僕了。琳蘅在燕妮出嫁后不願离开她，琳蘅如此热爱馬克思的家，以致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家。她伴随馬克思夫妇在欧洲各处飄蕩，分担了他們所受的各种驅逐。

她是一个料理家务的能手，善于应付最艰难的情况。由于她有条有理、节儉机智，他們家从未貧困得无法維持，至少沒有缺少过必要的东西。琳蘅什么事都会做——做飯燒菜，料理家务，給孩子們穿戴，剪裁衣衫，以及同馬克思夫人一起縫紉。在她所照管的这个家里，她同时是主妇又是管家。

孩子們像爱母亲一样地爱她，在她們的眼里她有母亲的尊严，因此她自然也完全以母亲的关怀来回答她們。燕妮·馬克思把她当作一个亲近的朋友。而馬克思本人对她也非常亲切；他欢喜与她下棋，并且常被她击败。

琳蘅对于馬克思一家的爱是狂热的，在她看来，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不能不是好的；任何对于馬克思的非难，她都觉得是对她自己的非难。所有与馬克思家有密切关系的人，她都像母亲一样地保护他們；她好像撫养了所有这些人，整个家庭。她比馬克思和馬克思夫人活得长；她把对馬克思家的照顾和关怀又轉移到她年輕时就認識了的恩格斯



的家里。

而且，恩格斯也可以說是馬克思家的一員。馬克思的女兒們把他當作第二個父親。他是馬克思的 alter ego〔第二個我〕。他倆的名字在德國長時期聯在一起，他們的名字將永遠一起記載在史冊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我們的時代里實現了古代詩人所描繪的那種理想的友誼。他們年輕時就在一起，並平行地發展起來，互相最真摯地傾吐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參加了同一革命運動，只要可能便在一起並肩工作。

如果不是環境迫使他們分離了將近二十年，他們也許畢生都會在一塊兒工作。1848年革命失敗後，恩格斯不得不到曼徹斯特去，而馬克思則被迫留在倫敦。

雖然如此，但他們的精神生活仍然是互相溝通的，他們幾乎每天都要通信，談論當前的政治事件和科學問題，交換他們在科學上探討的結果。恩格斯一脫離他在曼徹斯特的工​​作，就連忙跑到倫敦，住在離他親愛的馬克思家只要步行十分鐘就可以到的地方。從1870年直到馬克思逝世為止，他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不是在這一個家里，就是在那一個家里。

當恩格斯來信說他要从曼徹斯特到倫敦來的時候，馬克思一家都為此大大歡慶，老是在談這件事。而當恩格斯來的那一天，馬克思等得不耐煩，甚至工作不下去。兩個朋友抽着煙，談了一個通宵，暢談着

他們分別以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馬克思對恩格斯的意見比對其他任何人的意見都更加重視。因為馬克思認為恩格斯是能夠同他合作的人。為要說服恩格斯，為要使恩格斯贊成某一思想，馬克思覺得費多大力氣都值得。舉例說，我看到他有一次從頭到尾地重讀了好幾卷書去尋找他所需要的事實，用以改變恩格斯對於阿爾比教派政治戰爭和宗教戰爭<sup>⊖</sup>中一個小事件（我現在記不起是什麼事件了）的意見。說服恩格斯，使他同意自己的意見，是馬克思最大的愉快。

馬克思以自己的朋友為榮。他曾非常愉快地向我詳述恩格斯的德性和才智；為了把恩格斯介紹給我，他甚至特意和我到曼徹斯特去了一次。

馬克思十分敬佩恩格斯的淵博的科學知識。有關他朋友的一點小事都會使他感到不安。

馬克思曾對我說：“我常常耽心，惟恐當他越過一個個障礙馳騁在曠野打獵時，會出什麼事情。”

馬克思是一個好朋友，也是一個溫存的丈夫和父親。而另一方面，他的親人——他的夫人、女兒們、琳蘅和恩格斯，也是值得像他這樣一個人所愛的人。

---

⊖ 阿爾比教派戰爭始於1209年止於1229年，是法國北部的封建主同教皇一起反對法國南部“異教徒”的戰爭，後者由於法國南部阿爾比城而被稱為阿爾比教派。這一運動所特有的形式是市民和小騎士反對天主教會和封建統治。——編者注

### 三

馬克思以激进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开始自己的社会活动,但是当他的立場表現得比較尖銳时,他就被拋棄了;当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先前的同伴就把他視為仇敌了。攻击他,把他驅逐出德国,侮辱他和誹謗他,最后又用沉默来反对他个人和他的著作。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sup>⊖</sup>完全无人注意,这部著作证明 1848 年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論家,只有馬克思一个人才了解 1851 年 12 月 2 日那次政变的原因和結果。虽然这本书是談論当前的重大問題,但却沒有一家資產階級的报纸提到过它。

《哲学的貧困》(对《貧困的哲学》<sup>⊗</sup>的回答)和《政治經济学批判》<sup>⊘</sup>也同样无人注意。但是第一国际的成立和《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終于粉碎了持續約十五年的沉默。

---

⊖ 馬克思于 1851 年 12 月至 1852 年 3 月写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該书于 1852 年 5 月出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8 卷第 117—227 頁)。——編者注

⊗ 《貧困的哲学》是法国小資產階級政論家蒲魯东的著作,为了批判这部著作,馬克思于 1847 年写成并出版了《哲学的貧困》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編者注

⊘ 馬克思的著作,于 1859 年出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13 卷第 3—177 頁)。——編者注

人們再不能不注意馬克思了。国际成长了，它的事業之聲譽响遍了全世界。虽然馬克思是在暗中主持而让别人露面，但别人很快就发现誰是后台主人了。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很快地成长成为一种力量，俾斯麦媚之于先，攻之于后。拉薩尔分子施韦澤发表了一些論文，使工人大众知道了《資本論》的內容。根据貝克尔的提議，国际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決議案：把《資本論》作为“工人階級的聖經”推荐给各国的社会主义者<sup>⊖</sup>。

在1871年3月18日的起义（人們想在这里看到第一国际工作的成果）之后，在巴黎公社失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曾为保护公社而和各国資產階級報紙的誹謗作斗争）之后，馬克思的名字变成举世皆知的了。

馬克思現在被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偉大的理論家和最初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組織者了。《資本論》已經成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教科书。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報紙和工人的報紙都宣傳他的学說。而在美国，在紐約的一次大罢工中，从《資本論》中摘录出的片断被印成傳单，用来鼓励工人們坚持下去，并向他們证明他們的要求是正当的。

---

⊖ 这项決議由1868年9月布魯塞尔第一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編者注



《資本論》差不多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譯本，在欧洲或美洲，每当馬克思学說的敌人企图駁倒他的原理的时候，馬克思主义者立刻就会找到使他們开不得口的回答。今天，《資本論》确实已經成为国际代表大会所說的“工人階級的聖經”了。

馬克思热心地参加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这使他致力于科学工作的時間减少了，而他的夫人和长女燕妮·龙格的死又使这工作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馬克思夫妇被深厚的爱情联系在一起。馬克思非常欣賞他妻子的美丽并以此为驕傲；她的溫柔和热忱，使他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不可避免的貧困不安的生活中得到了安慰。

这些困苦使燕妮·馬克思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縮短了她丈夫的生命。在她那长期苦痛的患病期間，不眠的夜晚、心灵的激动以及缺乏运动和新鲜空气，使馬克思精疲力竭了。他很快就得了肺炎，差一点死去。

馬克思夫人不論是活着或临死时都忠实于自己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信念。她死于1881年12月2日。她并不惧怕死亡。当她觉得死的来临时，她对她的丈夫說道：“卡尔，我不行了。”

这是她說得十分清楚的最后一句話。12月5日她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非圣地里。遵从她自己生平

的主張也是她丈夫的主張，葬禮是秘密進行的，只有很少幾個親密的朋友把她的遺體送到最後的安息地。卡爾和燕妮兩人的老朋友恩格斯在墓前致了詞……

在妻子死後，馬克思的生活就只有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他堅毅地忍受着這一切。然而一年後他的長女燕妮·龍格的突然逝世更加劇了他的痛苦。他已經精疲力竭，再沒有恢復健康。

1883年3月14日，他坐在自己的書桌前與世永別了，年六十六歲。

(楊啟濤譯校)

## 忆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我認識恩格斯是在 1867 年，即《資本論》第一卷問世的那一年。

馬克思對我說：“現在，你已經是我女兒的未婚夫了，我应当把你介紹給恩格斯。”這樣，我們就一起上曼徹斯特去了。

那時候，恩格斯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一个六七岁的小侄女住在城郊的一所小房子里。离房子几步远的地方是一片曠野。

大陆革命失敗后，和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流亡到倫敦，打算在那里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但是，当时他們两人的生活毫无着落。貧困迫使恩格斯接受了父亲的要求，重新回到曼徹斯特的营业所，仍旧担任他在 1843 年曾經担任过的职务；而馬克思則給《紐約每日論壇报》撰写每周的通訊稿，勉强維持一家的生活。

从那时候起一直到 1870 年，恩格斯仿佛过着两重生活。一个星期当中有六天，从上午十时到下午

四时他得从事商业办事员的职务，这个职务主要是用各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商业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恩格斯在市中心区設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門。在这些朋友中有化学家肖萊馬，还有后来把《資本論》第一卷譯成英文的賽米尔·穆尔。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許多爱尔兰人，她始終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他們的一切秘密活动她都非常熟悉。有不少芬尼亚社社員<sup>⊖</sup>把恩格斯的家当作避难所，其中有一个企图解救被押往刑場的芬尼亚社社員的领导人，由于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恩格斯很关心芬尼亚社运动，他收集了許多有关英国統治爱尔兰的历史文件；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材料已經經過他的研究，而且一定还保存在他的遺稿中<sup>⊖</sup>。

傍晚，恩格斯摆脱了营业所事务的奴役，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这个时候他就又成为自由人了。他不仅在业务上和曼彻斯特工业家一起生活，还参加他們的各种娱乐活动，例如出席他們的集会和宴会，

---

⊖ 芬尼亚社社員是 19 世紀 50—70 年代的爱尔兰小資产階級革命者，他們曾經为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編者注

⊖ 恩格斯的未完成稿《爱尔兰史》及其一部分原始材料均收集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 年版第 10 卷第 50—263 頁。

——編者注

参加他们的活动等。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骑手，他有一匹专为猎狐用的马。有时中上等贵族按照封建旧习邀请邻近的骑手猎狐，遇到这种机会他从不放过。在猛烈地追逐野兽时，恩格斯总是一马当先，壕沟、篱笆等障碍物他都毫不在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一次对我说：

“我老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意外……”

我不知道恩格斯的资产阶级熟人是否也了解他那另一面的生活，不过英国人都非常持重，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是从来不过问的。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个同他们整天来往的人的卓越的才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因为恩格斯决不轻易在他们面前表露自己的学识。这个被马克思看作欧洲最有教养的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

恩格斯一向喜欢年轻人，他永远是一个好客的主人。每逢星期日，聚集在他那洋溢着友情的餐桌之旁的人，如伦敦的社会主义者、路过英国的同志以及各国的流亡者，真不知有多少！当他们告辞的时候，对这些充满着恩格斯的机智而动人的谈笑的夜晚，总是依依不舍。

\* \* \*

当我们回忆恩格斯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时想起马克思，同样，当我们回忆马克思的时候，也就不免



会想起恩格斯。他们两人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简直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可是他们又都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彼此不仅在外貌上，而且在性格、气质、思想和感情各方面也都有所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会见是在1842年11月底恩格斯拜访《莱茵报》的时候。自从书报检查机关封闭《莱茵报》以后，马克思结了婚并迁居到巴黎，1844年9月恩格斯前往巴黎，同马克思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恩格斯在他所写的马克思小传一文中曾经提到，他们彼此通信是从在《德法年鉴》上合作时开始的，从此也就开始了他们的共同活动，这种活动直到马克思逝世才终止。1845年初，基佐内阁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于是马克思就从法国迁到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到了那里。当《莱茵报》<sup>⊖</sup>随着1848年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复刊以后，恩格斯就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该报的编辑部，在马克思外出的时候恩格斯就代理他的领导职务。

但是，在编辑部同事们（这些全是才气横溢、革命热情很高的勇敢的青年）的心目中，恩格斯并不像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虽然他的品德和才干皆在他们之上。马克思告诉我，有一次他从维也纳回来，恰好碰上编辑部内部闹纠纷，使恩格斯感到很

---

<sup>⊖</sup> 指1848—1849年在科伦出版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该报主编是卡·马克思。——编者注

棘手。当时，关系很紧张。为了达到编辑部内部的和解，马克思不得不将他的全部外交才能施展出来。

马克思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恩格斯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人。他常常对我说，马克思从小就以性格爽朗而果断使人敬佩。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即使在他并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完全的信賴。

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沃尔弗（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献给他）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沃尔弗的朋友们都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一听他的意见……

恩格斯和马克思习惯于两个人共同工作。恩格斯本人非常忠实于科学工作，但是他屡次因马克思的那种过分严谨而烦恼，因为无论那一句話，非經十种不同方法的证明，马克思是不愿把它交出付印的。

1848年革命失败后，两位朋友不得不分手了。一个去曼彻斯特，一个留在伦敦。但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未因此而终止。二十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彼此交换对政治事件的观感和意见以及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恩格斯一有机会摆脱商业的束缚，就马上离开

曼彻斯特搬到倫敦去住。他倫敦的寓所在瑞琴特公園路，从那里到馬克思住的梅特兰公園路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上馬克思家里去，如果天气晴朗、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話，他們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們便在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綫走来走去，一連談上几个钟点。

記得有一次他們为阿尔比教派的問題爭論了好几天。当时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紀犹太教和基督教財政学家的作用<sup>⊖</sup>。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見，他們在每次見面后都各自仔細地思考爭論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任何對他們的思想 and 著作的批評都不及他們彼此交換意見那樣意义重大。他們就是这样相互尊重的。

馬克思不断稱贊恩格斯的博学，稱贊他思想灵敏，能毫不費力地从一个題目轉到另一个題目，而恩格斯則贊揚馬克思的分析和綜合能力。

有一次，恩格斯對我說：“当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机构迟早会被人了解和解釋，它的发展規律也会被人发现和闡明。但是，这需要极长的時間，而且这项工作不能一下子完成，而是要一点一滴地完成。

---

⊖ 馬克思在写《資本論》时，曾批判地研究了一切有关經濟問題的著作，甚至研究了不太出名的作者的著作，其中包括上古和中古的經濟学家的著作。——編者注

只有馬克思一人能够探究一切經濟范疇的辯证的發展，把它們的發展動因和制約着這些動因的因素聯繫起來，並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經濟科學的理論大廈。這座大廈的各個部分都是相互支撐、相輔相成的。”

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親密的原因，不僅是他們共同的腦力勞動，而且還有相互間深切的關懷：他們時時刻刻都想設法使朋友快樂，誰都以自己的朋友而驕傲。有一次，馬克思的漢堡出版者寫信告訴馬克思說，恩格斯拜訪了他，他因此結識了一個生平從未見過的最有魔力的人物。

馬克思在讀信時喊道：“要是有人不認為弗里德是和藹可親而有教養的人，我倒很想見一見他！”

他們所有的一切，無論是金錢或是學問，都是不分彼此的。當馬克思答應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通訊稿時，他還沒有精通英文，恩格斯就幫他翻譯，必要時甚至还替他寫作。而當恩格斯寫《反杜林論》時，馬克思就放下自己的工作來編寫這本書中有關經濟的一部分。恩格斯也曾經談及，他部分地採用了這些材料。①

恩格斯還把他的友情擴大到馬克思的全家。馬

---

① 馬克思寫了《反杜林論》中的《政治經濟學》篇的第10章。當《反杜林論》首次發表於《前進報》時，恩格斯不得不把這一章作了若干刪節。但是，1894年《反杜林論》第3版問世時，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對這一章作了補充。——編者注

克思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女儿，她们把恩格斯当作第二个父亲。这种友情在马克思逝世后依然保持着。

能够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出版他的遗作的只有恩格斯一人。恩格斯曾经以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各种科学的一般哲学，并对一切科学及其最新的成就写下了概论<sup>⊖</sup>，但是为了要尽全力来从事《资本论》最后两卷的出版工作，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恩格斯热爱科学工作。他对各种知识都发生兴趣。1849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乘帆船从热那亚到英国去，因为从瑞士取道法国的旅程是不太安全的。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了一些航海知识。他在船上每天写日记，记录了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等等。这本日记一定还保存在他的文稿里，因为性情激烈、生龙活虎般的恩格斯也以少女般的细致而有条理见称，他总是非常勤勉地将什么东西都抄录下来并保存起来的。

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语言学和军事艺术；他的这种兴趣始终如一，而且经常熟悉这些科学方面的新成就。某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他看来却是异常珍贵的。我还记得，当一位西班牙友人梅萨来访的时候，恩格斯就跟他一起高声朗读西班牙的诗选来学习发音。

---

⊖ 1925年，恩格斯未完成的手稿《自然辩证法》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俄文和德文出版。——编者注



他对欧洲各国語言，甚至某些方言的知識簡直是了不起的。

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当我見到“国际”西班牙全国委员会的几个委員时，他們都对我說，倫敦有一个叫昂格尔的人代理我的西班牙总委员会書記的职务，他用最道地的加斯梯里亚方言写信。这个昂格尔其实就是恩格斯，只是他們按照西班牙語的发音来念他的姓而已。当我到里斯本的时候，葡萄牙全国委员会書記弗兰契亚告訴我，他时常接到恩格斯用道地的葡萄牙文写的信。同样，恩格斯也精通意大利文。当你注意到这几种文字之間的一致性和細微的差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种造詣是多么惊人呵！

恩格斯和每个跟他通信的人写信时都喜欢用对方的語言。他曾經用俄文写信給拉甫罗夫，用法文写信給法国人，用波兰文写信給波兰人等等。他很欣賞用方言写的文学作品，比尼亚米用米兰語写成的著作的普及本剛一出版，他馬上就去买了来。

有一次，在兰茲格特海濱，一个杂耍場的主人扮成了一个穿巴西將軍礼服的滿臉鬍子的矮子，他的四周圍着一群倫敦平民。恩格斯先后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跟他談話，可是得不到任何回答。最后这位“將軍”无意中吐露了一句話。恩格斯馬上喊道：“这个巴西人原来是爱尔兰人！”接着就用他的家乡

話和他談了起來。當這個流浪漢聽到家鄉話的時候，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巴黎公社的一個流亡者拿恩格斯一激動就有点口吃的習慣开玩笑說：“恩格斯能結結巴巴地說二十種語言。”

沒有一種知識是恩格斯不感興趣的。他在一生的最後幾年還開始閱讀產科書籍，因為住在他家裡的弗賴貝格爾夫人當時正在準備醫學考試。

馬克思指責他，說他為了個人的愛好去研究許多科目，分散了精力，“不是考慮到為人類工作”。但是恩格斯也指責馬克思說：

“我倒很樂意燒掉好幾年來使你不能寫完《資本論》的那些關於農業情況的俄文書刊！”

那時，馬克思剛好開始學習俄文。他的一個彼得堡的朋友丹尼爾遜寄給他大量的長篇的農業統計資料。這些資料揭露了俄國農村中駭人聽聞的狀況，因之是被俄國政府禁止發表的。⊖

恩格斯的求知欲只有在他徹底掌握了研究對象的時候，才能完全得到滿足。你只要一想到他知識的淵博，同時注意到他一生的活動，就會自然而然地

---

⊖ 拉法格指的大概是印數不多的供官廳使用的多卷本的《稅務委員會報告書》。馬克思在研究《稅務委員會報告書》時所寫下的筆記（手稿前半部分）收集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55年版第13卷。——編者注

感到惊奇：恩格斯丝毫不像一个关在书房里的学者，如何能积累那么多的知识！他的记忆力在各方面都是那样精确，他的工作速度是非凡的，他的感觉灵敏得惊人，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溶合在一起了。

恩格斯工作起来既敏捷，又轻快。在他那两间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橱，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这个房间简直不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室，倒像是一个客厅。

同样，恩格斯也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像在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够穿得这样久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式样，看起来好像新的一样。他自己省吃俭用，绝不乱花一个钱，但是他对党和求助于他的党内同志，则无限慷慨。

\*.

\*.

\*

当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他经常资助第一国际，并给国际委员会创办的报纸撰稿。普法战争爆发后，恩格斯迁居伦敦<sup>⊖</sup>，以一贯的热情投身于国际的工作。

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普法战争首先引起了恩

---

⊖ 1870年9月。——编者注

格斯的注意。他每天注視着作战双方的军队，而且从他在《派尔·麦尔新聞》(«Pall Mall Gazette»)⊖发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出，他經常預測德軍參謀总部的战略布置。色当战役的前两天，恩格斯就預言拿破侖军队将被包圍⊗。这些預測引起了英国报刊的极大注意，因此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就送給他一个“將軍”的綽号。帝国①复灭后，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凱旋。恩格斯和馬克思沒有祖国。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他們两人是世界公民。

(孙魁譯 胡尧之校)

---

⊖ 《派尔·麦尔新聞》(«The Pall Mall Gazette»)是1865年起在倫敦出版的英国报纸。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論文載于1870年7月至1871年3月的該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3卷第2部分第11—90、101—242、246—277頁)。——編者注

⊗ 在色当战役中，1870年9月1日拿破侖第三同法国军队一起被包圍，9月2日投降。——編者注

① 指拿破侖第三时代的第二帝国。——譯者注

## 忆馬克思

威廉·李卜克内西

我曾多次被邀請写一些有关馬克思的事情以及我和他的私人交往；我一向总是謝絕这些邀請。我謝絕的原因是出于对馬克思的亡灵深怀敬意。我有沒有足够的能力和時間来做这件事呢？而在記述馬克思生平这样一种著作中，草率和馬虎将是对馬克思英灵的莫大不敬。

但是，別人也不是沒有根据地反駁說，即使仓卒之中写下來的随笔也不一定就草率馬虎。人家对我說，我能够写出許多別人所不知道的有關馬克思的事情。而且，凡是能使工人对馬克思的形像更亲近的东西都有很大的价值。那么，我是把我知道的东西以不成熟的形式讲述出来呢，还是干脆不讲？两害相权，务取其輕。最后，我作出了这样一个結論……

作为学者、《萊茵报》的編輯、《德法年鉴》的創辦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新萊茵报》的編輯和《資本論》的作者的这个馬克思是屬於社会的……假如我准备来写这个馬克思的話，那我的确是个大傻



瓜了。要我从必需的日常工作中抽出来很少一些时间来做这件工作是不行的。做这样一桩工作要求科学研究，而我到那儿去找所需的时间呢？……

因此，我在本文中不讲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政治家的马克思；这样一个马克思的形像每个人都很清楚。我想把我所了解的和普通人一样的马克思加以描述。

### 一 第一次会见马克思

我和马克思两个大女儿（那时一个六岁一个七岁）的友谊是在1850年夏天我从瑞士，更确切些说，从“自由的”瑞士的一个监狱，持一张通行证经过法国到伦敦以后几天开始的。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sup>⊖</sup>在伦敦近郊（我记不起是在格林威治还是在汉普敦广场了）作夏季郊游的时候，我认识了马克思一家。

我第一次看见的“马老”，立刻对我作了一次严格的考验，锐利地逼视着我的眼睛，并且颇仔细地察看着我的头。然而考验顺利地过去了；我经受住了那个头上披着乌黑狮鬃的人的逼视，考验变成了活泼愉快的谈话。我们很快就成为欢腾的郊游人群的

---

<sup>⊖</sup> 指1840年在伦敦建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7—1850年以及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对该协会起决定性的影响。——编者注

中心（馬克思是最无拘束的一个），而我也就立刻認識了馬克思夫人，認識了从少年时期起就是他們的忠实助手琳蘅和孩子們。

从那一天起我便成为馬克思家的自己人，并且每天都到他們家里去。这时他們住在牛津街的一条橫街第恩街，而我則住在邻近的教堂街。

## 二 第一次談話

我和馬克思第一次作較长的談話，是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郊游时我們会見后的次日。郊游时自然不便詳談，所以馬克思邀我第二天到协会去，届时恩格斯也会在那儿。

我比約定的時間到得稍早一点，馬克思还没有到，我遇到几个旧友。当我正与他們愉快地談話时，馬克思拍拍我的肩膀亲热地同我招呼；他說恩格斯在“会客室”里，我們到那儿更清靜些。

我不知道这个“会客室”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我感到馬上就要面临一次“大”考了；可是我很放心地跟着他。馬克思給我的印象像前一天一样和藹可亲，他有一种使人信賴的特质。他抓住我的手把我引进那个“会客室”，在那儿，已經給自己預备了一杯深褐色啤酒的恩格斯，愉快地开着玩笑接待我。

我們馬上就向那个敏捷的女侍者艾姆要吃喝的“材料”——在我們流亡者中間，肚子問題是占有重

要地位的。轉眼功夫啤酒便拿來了，我們坐下，我坐在桌子的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對着我。堅實的桃花心木桌子，明亮的白錫杯子，起着泡沫的啤酒，配有調料的道地英國烤牛肉的香味，逗人發煙癮的長杆陶器煙袋——這一切構成了一種舒適的氣氛，使我不由得想起了狄更斯作品中的一幅英國插圖。但畢竟還是要考試的！考試又怎麼樣，我會設法熬過的！談話漸漸熱烈起來……

一年以前我在日內瓦會見了恩格斯。在此以前，我同馬克思恩格斯從沒有私人間的交往。馬克思的著作我僅只讀過他在巴黎《年鑑》<sup>⊖</sup>上發表的那些文章和《哲學的貧困》一書。恩格斯的著作我僅只讀過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從1846年便是共產主義者的我，僅只在帝國憲法運動<sup>⊖</sup>後，也就是與恩格斯見面不久以前才得到《共產黨宣言》，雖然我早已聽說過這本書並且早已知道它的內容了。我很少能看見到《新萊茵報》。在它出刊的十一個月中間，我不是在國外，就是在獄中，或者是在起義者的緊張的動亂生活中。

我的兩位主考人懷疑我有小資產階級“民主主

---

⊖ 指《德法年鑑》。——編者注

⊖ 指1849年春季和夏季在德國西南部進行的革命戰鬥，戰鬥是在為爭取全德（所謂的帝國）憲法的旗幟下進行的。——編者注

义”情緒和“德国南部人的溫情”。我对人对事的許多意見，都受到严厉的批判…… 但整个說来，考試頗为順利，話題漸漸轉到別的事情上了。

不多一会儿我們便談論起自然科学；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們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沒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紀中翻轉了整个世界；現在它的統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接着馬克思異常兴奋地告訴我說，几天以前瑞琴特街上展覽出一个牵引火車的电力機車的模型：

“現在問題已經解决了，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計的。經濟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現而已。”

在馬克思談到科学与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現在所謂的唯物史观，表現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回家——我們談着，笑着，喝着酒，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上床睡觉时太阳已經高悬天际了。但我沒有躺很久，我怎么也睡不着。脑袋里装滿了我所听到的一切事物。那汹涌不定的思潮終于又驅使我到街上去。

我急急地跑到瑞琴特街去，要看一看那个模

型——这个现代的托洛耶木馬<sup>①</sup>。资产阶级社会在自杀的眩惑中很高兴地，像从前的托洛耶人那样，把它引进了自己的依利翁城，结果木馬给它带来不可避免的毁灭。Essetai haemar ——神圣的托洛耶毁灭的日子必会到来！

密密的人群给我指明了展览着那个模型的陈列窗。我挤到前边，一点也不错，窗内有一个电力机车带着许多车厢在奔驰。

这是 1850 年 7 月初的事情。

### 三 作为革命者的导师和 教育者的马克思

“摩尔”比我们只大五六岁，他在我们“年轻小伙子”面前却感到自己具有成年人的一切优越性并利用一切机会来试验我们，尤其是我。由于他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我们之中很多人都被他难倒了。当他向一个“青年学生”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拿这个人来证明我们的大学和学院式教育是如何可怜的时候，他是多么愉快呵。

但他也教育别人，有计划地教育别人。我可以以

---

① 荷馬史詩《伊里亞特》中的故事。傳說希臘人與波斯人戰于小亞細亞的托洛耶城（即依利翁城），久攻不下，最後希臘人使木馬計。制木馬，內裝甲士，波斯人不察，迎入城中，因而破城。——譯者注



双重的意义，就广义与狭义来说：他是我的导师。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样。政治经济学更不用说了——在教皇的宫殿里不必说教皇了。关于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所作的政治经济学讲演我将在后面谈。马克思对现代和古代各种语言都极谙熟。我是一个语言学者，当他拿亚里士多德或埃斯库罗斯著作里的难句给我而我不能立刻明白的时候，他乐得像一个小孩子。由于我不懂……西班牙文，有一次他是如何地责骂我呵！他马上从书堆中抽出来《唐·吉珂德》，并且立刻给我上了一课。从狄兹的拉丁系语言比较文法中我已经具备了西班牙文语法与构词法的基础知识，所以，当我发生疑问或完全不懂的时候，在摩尔的高明指导与细心帮助下，便能够很顺利地进行了。他在教导人的时候多么有耐心，而在别的方面他是那样性急的一个人！只是因为进来一位客人，才结束了我们的功课。

马克思每天都考我，我必须把《唐·吉珂德》或其他西班牙文书籍中的某些地方给他翻译出来，直到他认为我的知识已足够时为止。

马克思是一个卓越的語言学家，这种说法就现代語而言比就古代語而言更为适合。他熟知格林德文文法的一切细节，而他对于格林兄弟編的德文辞典比我这位語言学者更加谙熟。他用英文或法文写作就像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一样；就是发音差一些。

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文章用的是典范的英文，他用来回答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而写的《哲学的貧困》，用的是典范的法文；該书付排前他請来校讀原稿的那位法国朋友，对原稿改动的地方很少。

因为馬克思了解語言的本质，又曾研究它的起源、发展和結構，所以他觉得学习各种語言并不困难。在倫敦他曾学习俄文，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他甚至想学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但沒有实现。像一切想真正掌握一种語言的人一样，他主要是着重于閱讀。記憶力强的人（馬克思的記憶力是罕見的，他从不忘記什么）只要多讀，很快就能学得一种語言的成語和字汇。于是实际应用也就容易了。

在 1850 和 1851 两年当中，馬克思开了一个政治經濟学讲习班。他这样做完全不是出于心願；但在他对一小部分朋友讲了几讲之后，由于我們的坚持，他終於答应給較多的听众讲授。在这些使一切有幸运参加听讲的人都感到极大愉快的讲授中，馬克思已經基本上闡发了他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理論体系。

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当时是在磨坊街）的拥挤的大厅（《共产党宣言》一年半以前就是在这里通过的）里，馬克思显示了他具有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惊人天才。沒有人比他更痛恨庸俗化，就是說伪造、閹割科学并使它庸俗化；可是也沒有人具有比

他更高的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才能。語言的明确是由于思想明确，而明确的思想必然决定明确的表现方式。

馬克思的讲授进行得很得法。中心問題提出时他力求簡短，然后用較长的解釋來說明它，竭力避免使用工人們不懂的話。然后他叫听众提問題。如果沒有人发問，他就开始考問。考問的技巧从教育学上来看是十分高明的，沒有一处不懂或悞解的地方能逃过他。

我曾对他这种技巧表示惊異，有人就告訴我，說他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sup>⊖</sup>里已經作过讲演了。从各方面来看，他具备了一个优秀教师的一切条件。

讲授时他也借助黑板，在黑板上面写出各种公式，包括我們大家全都熟悉的《資本論》前几頁的公式。

十分可惜，这个讲习班只繼續了半年，甚至还不到半年。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里钻进来一些馬克思不满意的分子。当流亡外国的浪潮低落之后，协会萎縮了，并且多少带上了宗派主义的色彩；魏特林和卡

---

⊖ 布魯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是1847年8月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傳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馬克思在协会里所作的讲演，发表在1849年4月《新萊茵报》上，題名为《雇佣劳动与資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73—506頁）。——編者注

貝的旧日信徒們又出头露面了。于是馬克思脫离了协会。

馬克思在語言和風格問題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而我的上黑森方言仍然牢牢地粘着我(或者是我粘着它)，使我遭受了无数的訓誡。我提到这件瑣事只是为了表明馬克思是如何自觉到他是我們“年輕小伙子們”的导师。

这当然也表現在其他方面。他要求非常严格。一当他发现我們的知識有缺陷时，他就执意坚持弥补起来，为此他常常提出各种必要的劝告。

如果他单独同我們在一起，那就要认真地考我們，而这些考試的确不是玩笑。馬克思是欺瞞不了的。如果他看到他的劳力一无結果，那么友誼也就要終結了。我們以有他这么一个“管教者”而感到荣幸。和他在一起而不得到教益的情况我从沒有碰到过……

那时候，工人階級中思想达到社会主义的人还为数很少，而在那些社会主义者中間，真正是馬克思的科学理論意义上的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說的社会主义者，也仅只是少数人。对政治生活一般表現积极的工人大众，仍滯留在溫情的民主主义的願望与空話的迷雾中；这类願望与空話就是 1848 年工人运动和它的前奏与余波中所特有的。群众的贊美和声望，在馬克思看来就是一个人走上邪路的证据，他最

喜欢引用但丁的驕傲的詩句：“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走你的路，任凭人家去說吧！”）

他常常引用这句詩，《資本論》的序言便是以这句詩結尾的！沒有人会对蚊子和臭虫的叮螫毫不介意的，而馬克思生平受到各方面的襲击——他要为每天的面包操心，为了劳动群众的解放斗争，他在夜深人靜的时候磨炼武器，但却不为劳动群众所理解。群众跟着空談家、伪善的叛徒、甚至是公开的敌人后面跑；他們非但不了解他，有时甚至粗暴地推开他；他在自己簡陋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书斋里常常就是用偉大的佛罗倫薩人的話来鼓励自己并从中吸取新的力量的！

他不让自己誤入迷途。他不像《一千零一夜》里的王子那样由于周圍的叫嚷和恐怖情景便吓坏了，胆怯地回头一看就失去了胜利和胜利的报偿；馬克思却一直向前，目光总是盯着前面光輝燦爛的目標……

他討厭声望，追求声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他厌恶花言巧語，誰在他面前說空話敷衍，誰就会倒霉。在这方面他是铁面无私的。他嘴里的“空談家”是最严厉的譴責語，一旦他认为某人是一个空談家，他就再不会理他了。“應該邏輯地思維和明确地表达思想”，一有适当机会他就对我們“年輕小伙子”这

样說并强迫我們学习。

大約就在这个时候，大英博物館宏偉的閱覽室建成了，里面藏有无尽的宝貴书籍。馬克思每天到那里去，同时也赶我們去。

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經常向我們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你只要一見这位偉大的智者永不停息的頑强的学习精神，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其他流亡者日日夜夜在計劃着怎样推翻世界，而又以“明天就开始！”这种麻醉剂来使自己陶醉的时候，我們这些“暴徒”、“匪徒”、“人类的渣滓”却坐在大英博物館里，努力积累知識，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

我們有时沒有吃的，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們到博物館去；那儿有舒适的椅子，冬天也溫暖适人，不像家里（如果有家或窝的話）那样。

馬克思是一个严厉的教师；他不仅强迫我們学习，而且还檢查学习是否踏实。

我研究英国工联史已經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了。他每天都要問我是否有很大的成績，而最后当我向很多听众作了一次相当长的演讲之后，他就不来打扰我了。他去听了这次演讲。我从他的口中是听不到称贊的話的，但是他也不严厉地批評我；因为他不慣于称贊，而他的称贊大都是出于怜悯，所以我很快



也就自安自慰了。有一次为了我的一个论点他和我争辩起来了，我把这个看作是间接的称赞。

就一个教师而言，马克思具有一种稀有的特质——他能够既严厉而又不使人沮丧。

就一个教师而言，马克思还有另外一种良好的品德——他强迫我们进行自我批评，不允许我们满足于已得的成就。他用嘲笑无情地鞭打那种无所事事的安逸生活。

#### 四 马克思的风格

如果毕丰的“风格即其人”这句话可以适用于某个人的话，这个人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的风格就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一个彻底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疑地抛弃他辛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是错误的。他的这种特色应该在他的作品中如实地显示出来。马克思不会虚伪，不会造作和装腔作势，他无论在著作中和生活中都始终是本来面目。不错，这样一个多方面的、广博的、多才多艺的人，他的风格也不可能像那些简单狭窄的人那么单一，无变化甚至单调。创作《资本论》的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与写作《伏格特先生》的马克思，是三个不同的马克思。尽管有这些不同，但还是同一个马克思；在三位一体中

仍然有一种統一——偉大人格的統一，这种人格在不同的領域里有不同的表現。然而又始終是同一的。

当然，《資本論》的風格是很难了解的，但这本书所闡明的論題难道是容易懂的么？風格不仅表現其人，而且也表現其物，它必須使它本身适应于探討的对象。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science——在科学上沒有平坦大道，即令有最好的向导，每个人仍必須自己艰苦奋斗，向上攀登。誰抱怨《資本論》的風格之难，难于了解甚至沉重，只不过表明他承认自己是个懶汉或沒有思維能力而已。

能够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能理解嗎？难道直飞目标而深深刺入肉体的箭不能理解嗎？难道妙手擲出的、正中敌人心窝的投枪不能理解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語言就是箭和投枪，它的風格就是烙印与格杀。如果憎恨、輕蔑、对自由的热爱曾經在什么地方用燃燒、破坏和激昂的語句表达过，那就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里，这书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維納利斯的尖刻的諷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綜合在一起了。这儿的風格是一种 *stilus* 就是原来在羅馬人手里的那种东西，——一种用以书写和刺戳的銳利的鋼刀。这种風格是一把正正刺中心窝的匕首。

而在《伏格特先生》一书中，風格是愉快的，談諧的，使人不仅想起莎士比亚的欢乐，即由于发现了一

个法尔斯达夫<sup>⊖</sup>而在他身上找到了无穷的笑料的源泉所引起的欢乐!

馬克思的風格就是馬克思自己。有人責備他，說他力图用最少的字句來包含盡量多的內容，然而这正是馬克思。

馬克思很重視用語的明朗与准确。他差不多每天都讀歌德、萊辛、莎士比亚、但丁与塞万提斯的作品，认为他們是他的語言教师。

他对于語言的簡洁和正确是一絲不苟的。我記得在我剛到倫敦的時候他有一次怎样責備我，原因是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了“stattgehabte Versammlung”〔“举行集会”〕一辞。我想說这种辞的用法很广泛，但是馬克思大发脾气說：“在可怜的德国中学里学不会德文，可怜的德国大学”等等。我尽量地辯护，举出典型作家的例子，但是以后我再也沒有說过“stattgehabte Ereignisse”〔“举行事变”〕或“stattgefundene Ereignisse”〔“实行事变”〕，而別人也从这中間得到了教訓……

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化很多時間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他憎恨濫用外国字。不过，如果說他自己也常在不必要的地方使用外国字，那是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主要是在英国）的关系……

---

⊖ 法尔斯达夫 (Fallstaff) 是莎士比亚剧本《亨利第四》和《温莎的風流娘儿們》中的人物。——編者注

尽管他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却发现了多少独创的真正的德国文字的用辞造句呵！他对德文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是德国韵文的最卓越的大师与创造者之一。

## 五 作为政治家、学者和 普通人的马克思

马克思对待政治像对待科学一样。他万分憎恨下流政客和他们的下流活动。

实际上还能设想出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历史是自然界与人类中一切活动力量的产物，是人类思想、人类热情和人类需要的产物。政治，作为一种理论，便是对千百万千万万在“时间的机床上奔忙的”这些因素的認識，而实践则是由这种認識所决定的行动。因此政治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应用科学……

马克思提到說空話的人就生气，这些人用几句刻板的辞句去解釋一切現象，把他們的或多或少空洞的欲望与想法当作事实，在飯館的桌旁，在报纸編輯部或公众集会和国会里决定世界的命运。幸而沒有人理睬他們。在这些說空話的家伙中，有时也出現一些大名鼎鼎的“偉人”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不仅批判別人，而且自己以身作則；他在关于法国最近的发展情形和論拿破侖政

变的著作中，在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那些通訊里，提供了政治史著作的典范。

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对比。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論述的拿破侖政变，也是法国一位最偉大的小說家和語言艺术家維克多·雨果的一本名著的題材。但是这两部著作和两位作家却多么不同呵！一方面是夸張的詞句和文詞的华而不实，另一方面則是合乎情理的事实，是冷靜衡量事实的科学家和激情而不丧失理智的政治家。

一方面是轉瞬即逝、光怪陆离的泡沫，是迸发出来的动人的美丽文辞，是离奇的諷刺画，而另一方面，每一个字都是一枝必中的箭，每一句話都是有事实做根据的沉重控訴，是真实不可駁的赤裸的真理，不是对实际所有的东西的憤懣，而只是确定和揭露它們。雨果的《Napoléon le petit》（《小拿破侖》）迅速地銷售了十版，但今天却被人忘記了。而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过几千年也还要被人誦讀称赞的。

只有在英国，馬克思才得以成为他实际上已經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已經談到这点。本世紀中叶以前，德国是一个經濟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馬克思不可能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进行批判，也不可能了解資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正像在經濟落后的德国不可能有經濟发达的英国的政治制

度一样。馬克思依賴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条件的程度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沒有这个环境和这些条件，他就不可能成为他这么一个人物。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证明了这点。

观察这样一个天才，观察他怎样承受了环境条件的影响而日益深入社会的本质——这已經是一种最大的精神享受了。而使我这样一个毫无閱历、渴求知識的年輕人有緣認識馬克思并承受他的影响和教誨的好运，更是我万分庆幸的。

他的知識淵博，甚至可以說是无所不及，也就是說，它包罗万象、深入一切細节；他从不輕視什么，从不认为什么是不重要的和无意义的。这样，他的教导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了。

馬克思是最先了解达尔文的研究的全部意义的人物之一。早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1859年——十分凑巧，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也在这一年出版——以前，馬克思就已經估价到达尔文的巨大作用。达尔文远离大城市的煩囂，在他宁靜的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馬克思自己在世界囂嚷的中心所准备的也正是这种革命；差别只在于杠杆是应用于另一点而已。

馬克思特別注意自然科学(包括物理与化学)和历史学領域內的每一个新現象和每一个新的成就。摩萊肖特、李比希、赫胥黎(我們很认真地听过他的



通俗讲演)这些名字常被我們这群人談論着,正像李嘉图、亚当·斯密、麦克庫洛赫以及苏格兰和意大利的經濟学家的名字一样。当达尔文对自己的研究作出結論并把它們交給社会界評論的时候,有好几个月我們除了談論达尔文和他的发现的革命力量而外,便什么都不談了。

在估計別人的功績时馬克思是最有胸襟最正直公道的人。他十分偉大,决不会有妒嫉,正好像不会有虛荣心一样。而假装的偉大和低能卑鄙的人借以自炫的虛飾的荣誉,馬克思最为痛恨,正像他痛恨一切虛假与伪造一样。

在我所認識的人物(偉大的、中等的和渺小的)中,完全沒有虛荣心的不多,馬克思便是其中一个。他十分偉大、十分剛强,而且也十分高傲,不屑于流于虛荣。他从不装模作样,始終保持本色。他像小孩子一样不善于作假和伪装。除了社会或政治的理由必須这样做而外,在其他任何場合他总是毫无顾忌地充分表露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有时客观情况要求掩飾情感,这时他常常显得像小孩子一样的手足无措,因而使他的朋友們发笑。

馬克思是个极其忠实的人,他簡直是真实的化身。一看到他,立刻就能知道我們所接触的是怎样的人了。在經常处于敌对状态的“文明”社会里,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說真話的,否則就等于把自

已交到敌人手里或把自己驅逐于社会生活之外。然而，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說真話，絕不是說應該說假話。我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說出我所感到和想到的，但这并不是說我應該或必須說我沒有感到或想到的。前者是智慧，后者是虛伪。馬克思是从不虛伪的。他就是不会这样做，正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不会这样做一样。他的夫人常常叫他“我的大孩子”，沒有人比她更了解他、懂得他了，連恩格斯也不如她。实际上真是这样，当我們的摩尔处在注重外表礼貌并須克制自己的“上流社会”中时，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孩子，而且会不知所措，面紅耳赤。

矯揉造作的人他是深恶痛絕的。我現在还記得他如何笑着向我們讲述他与路易·勃朗的第一次会見。这还是他住在倫敦第恩街时期的事。他所住的那所小屋子实际上只有两个房間，一間是会客室兼做工作間，另一間則供一切其他的用途。路易·勃朗向帶他到第一間房子里的琳蘅做了自我介紹，馬克思在另一間房子里急忙換衣服；两个屋子中間的那扇門是半开着的，馬克思可以从門縫里看到这个逗人发笑的場面。这位“偉大的”历史家和政治家的个子很矮小，还没有一个八岁的孩子高；滿身的打扮却十分讲究。他把那无产階級式的客厅巡視了一番，在一个牆角里发现了一面非常粗糙的鏡子，便立即站住了。他摆好一个架子，把他那侏儒的身材向

上伸长到最大的限度（他的鞋后跟之高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很滿意地看着自己，像三月里叫春的牡猫一样忸怩作态，尽量摆出一个最动人的姿势。馬克思夫人当时也看到这个可笑的場面，她好容易才忍住不笑出声来。馬克思換好衣服以后，使勁咳了一声，表明他要进去，这才使那位花花公子式的护民官从鏡前离开，并以时髦的鞠躬礼来迎接进来的馬克思。当然，对馬克思装模作样是得不到什么的，于是那位“小路易”——巴黎工人这样称呼他，以别于路易·拿破侖——很快就尽可能地举止泰然了……

## 六 工作中的馬克思

“天才就是勤奋”，曾經有人这么說过。如果这話不完全正确，那至少在很大限度上是正确的。

沒有非常的精力和非常的工作能力便不可能成为天才。既沒有精力也沒有工作能力的所謂天才，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肥皂泡或者是一張只能到月球上去兌現的支票而已。但是，哪里有超乎常人的精力与工作能力，那里就有天才。我曾遇見過許多人，他們自以为是天才，他們在周圍的人們中間也被当作天才，可是他們沒有工作能力，实际上他們只是一些善于自吹自擂的游手好閑的人而已。我所認識的所有的真正的偉人，都是极其勤勉而且工作极其努力的。这种說法完全适用于馬克思。他工作的時間很

长，而且，因为他在白天常被攪扰（尤其是在流亡生活的初期），他便在夜間工作。当我们开完什么会晚間很晚回家后，他通常还要坐下工作几个钟头。而这几个钟头又一点点延长下去，几乎通夜地工作，到早晨才去睡觉。他的夫人不只一次地严厉責备他，但他笑着說，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虽然馬克思的体质異常强健，但在 50 年代末他就开始抱怨各种身体机能不好了。于是不得不找医生。結果是絕對禁止夜間工作；并囑咐 much exercise〔多运动〕，就是說尽可能多活动，散步和騎馬。那时我常与馬克思在倫敦近郊蹓躑，尤其是在城北山岭地区。他很快地又恢复了健康；他的体质真的像是为緊張劳动而准备的。

可是，他剛一觉得自己好了，就又漸漸恢复了夜間工作的习惯，直到危机发生，迫使他采取合理的生活方式为止；然而他又是那样工作，直到他的身体状况迫使他休息为止。危机日益严重，肝病发展了，恶性的腫脹出現了。他那铁一样的身体漸漸垮了下去。

我相信（而且在他临終的时候为他医病的医生們也是这样认为），如果馬克思能够下决心过一种正常生活，就是說过一种适应他身体需要的生活，或者可以說更适于卫生要求的生活，那他今天会仍然活着。只有到最后几年（这时已經太迟了），他才戒絕夜間工作。但他白天工作更加紧了。

只要有一点可能，他任何时候总要工作的。就是去散步，他也要带一本笔记簿，并且时时在上面写点什么。他的工作从来不是皮毛的。工作有各种作法。他永远是紧张而踏实地工作。他的女儿爱琳娜送给我一张记事表，他用它记某种次要的东西。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次要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填写这种他自己为自己设计的表格时十分细心，就像要把它拿去出版一样。

马克思工作之持久，常使我惊诧。他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即使在他的身体显然要垮下来的时候，他也不甘示弱。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是按照他所做过的工作来计算（好像物品的价值是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算一样），那末，即令从这个观点上说，马克思的价值也是如此之高，只有很少几个思想巨人能与他并驾齐驱。

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这个庞大的劳动量给了什么报酬呢？

他为《资本论》工作了四十年，而且那又是怎样的工作呵！能这样工作的只有马克思。但是，德国一个工资最低的零工，在四十年中所得的工资也比马克思为本世纪最大的科学创造所得的“稿酬”要多，我这样说并非夸大。

科学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而我们又怎能希望资

产阶级社会给那宣告它死刑的判决书支付一笔很大的价钱呢？……

## 七 在第恩街在家里

从1850年夏天起一直到1862年回德国前，我差不多每天都到马克思家里去，并且一连好几年从清早到夜晚都在那里度过，到后来我似乎成为他们家里的人了。

马克思搬到梅特兰公园路去以前，住在僻静的第恩街上的一座简陋的平房里；这里是各种各样候鸟的集中地，这里有小的野兽，也能遇上大的野禽。

此外，这所房子也是那些住在伦敦，但常常遇到一些为难事情的同志们的固定集会处。要在伦敦住下来是非常困难的，饥饿把大部分流亡者赶到外省或美国去，当然，这只有在贫穷的流亡者流浪的时间很短而又没有找到栖身之处，或者，至少是没有在伦敦的某个墓地里找到一个比较长期的静息之处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至于我呢，我经住了考验，并且，假如把不能够像我那样经常地去找马克思的忠实的列斯纳和罗赫纳除外，那么我是我们整个伦敦“组织”中能够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其中只有过一个短短的间断）成为摩尔家里人的唯一的一个。由于这种情形，我能够知道和看到许多别人所忽略的事情。

## 八 流亡者的傾軋

我在倫敦生活時期以前的朋友和同志們常常嘲弄我，說我依戀馬克思。最近我找到了一封與我這段時期生活有關的信。這封信是鮑威爾寫給我的，他是巴登最有才干的志願兵<sup>⊖</sup>之一，幾年前死在密爾窩基（美國）；他在那里主編他所創辦的那份激進民主主義報紙。他在倫敦居留了一個短時期後，便像大多數其他有錢的流亡者一樣到美國去了，在那里他很快就在新聞界中得到了一個適合於他才能的位置。

這個時候恰巧是倫敦的流亡者團體最艱難的時期，而他卻一定要把我拖到他那里去。他給我來了好幾封邀請信，保證對我的編輯工作從優致酬。當時，在我連一塊聊以充飢的面包皮也沒有的情況下，一星期五十塊錢的報酬確實是個非常令人心動的誘餌。但是我拒絕了，不是出於必要，我不願意遠離戰場，而且到外洋去的人，一千次中有九百九十九次對歐洲來說都將銷聲匿跡，這一點我是明白的。

鮑威爾終於施展了最後的手段：他試圖來觸動我的自尊心。在一封到現在還保存在我的文件中的信上他對我說：

---

<sup>⊖</sup> 指 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參加者卡爾·弗里德里希·鮑威爾。——編者注



“……这样，在这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可以独自显出你自己的才能。而在那边呢？在那边你是一个小皮球，是一头被迫替人驮东西和被人背后嘲笑的小驴。你所处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上面的主宰是你那位全知全能大贤大德的达赖喇嘛马克思。他后面空了很长很长一段，其次是恩格斯，他后面又空了很长一段。然后是沃尔弗，后面又是无尽的空白。只有在他们之后也许能替这头‘多情的小驴’李卜克内西找到一块小小的地方……”

我当然回答他说，处在比我更值得尊敬的人之下，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觉得同那些自己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得点东西并且值得尊敬的人在一起，倒要比同鲍威尔他那些“大丈夫”在一起更舒服一些。

我留在伦敦并且继续学习下去。

这就是流亡的政客们当时对马克思和我们所有这些人的看法。我们同外界的交往很少，这就激起了他们的怪想，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话和奇谈，然而我们对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去理睬的。

## 九 在马克思家里的遇会

马克思夫人对我的影响差不多和马克思本人一样。我还不满三岁的时候我母亲便去世了，所以我受到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教育；可是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美丽、高贵和聪明的妇人，她像母亲和姊姊一

样地对待我这个被抛到太晤士河畔的孤零零的志愿兵。和这个家庭的结识挽救了我，使我在忧愁的流亡生活时期免于完全毁灭，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要是我想把我在马克思家里以及他那个圈子里所遇到的人加以描述，那怕是很粗略地，那我一定会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篇幅的。除了那些同我们没有原则分歧的德国流亡者和其他各国的流亡者之外，常常到那里去的还有：英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他有斯巴达人的气质，琼斯·厄内斯特，他是个雄辩的宣扬者和热情的记者，他们是宪章运动<sup>⊖</sup>的最后两个出色代表；弗罗斯特，他由于领导宪章运动起义被判处终身流放，但在50年代被赦免而回到英国（他是“暴力派”<sup>⊗</sup>中的一个卓越的人物）；罗伯特·欧文，这位白发苍苍的社会主义信徒，毫无疑问，在科学社会主义所有的前辈中，他是最博学、最有远见和最实际的人。我们出席了他八十寿辰的庆祝会，而我更有幸能经常在他家里见到他……

不久，一个巴黎工人继我之后来到了伦敦，这个

---

⊖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群众性的具有政治色彩的革命运动。——编者注

⊗ 这是宪章运动中一个主张以暴力为斗争形式的左倾的革命派别，它和竭力把运动保持在和平宣传范围内的“精神派”相对。——编者注

工人不单引起了法国侨民，并且也引起了所有流亡者的莫大兴趣；不言而喻，对他发生兴趣的还有我们的“影子”，即国际警察。这个人就是巴特尔米，关于他非常巧妙而又大胆地从巴黎监狱里逃出来的事情我们从报上已经知道了。他个子比中等身材略高一点，结实强壮、肌肉发达，有一头乌黑如漆的鬃发、一对炯炯发光的黑眼睛，他是果断的化身，是法兰西南部人的绝妙典型。

关于这个非凡的人物有过很多传说。他曾被判刑到大橈船上服劳役，肩上都留着擦不掉的烙印。在1839年布朗基-巴尔贝斯起义<sup>⊖</sup>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但他杀死了一个警察的爪牙，因此被送到大橈船上服劳役。1848年的二月革命带来了大赦，这样他就回到了巴黎，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运动和示威游行，参加了六月的战斗<sup>⊖</sup>。他在一批最后被攻下的街垒中被捕；很幸运，开头几天没有人认出他，不然的话，他很可能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按照“简化的审判程序”而被枪毙了。而当他在军事法庭受审的时候，最初的狂暴已经过去，他被判处上“不流血的断头台”，即终身流放凯恩。由于某种原因诉讼被拖延下来了，总而言之，1850年6月巴特尔米

---

⊖ 指1839年5月秘密的革命团体布朗基四季社在巴黎的起义。——编者注

⊖ 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编者注

仍旧坐在監獄里，但是就在人們要把他發配到辣椒生長得倒不壞，而人却大批死亡的地方去之前，他逃跑了。

當然，他逃到倫敦來了。在這裡他和我們的关系很密切，也時常在馬克思家……

我常常和他擊劍（當然，這個字只能照字面理解）。法國人在牛津街的拉脫本廣場上為自己建造了一個“武器館”，那里可以練習馬刀和劍的砍擊法和手槍射擊。馬克思有時也到那里去，并誠摯地和法國人進行比賽。他盡力以猛攻來彌補自己技術的不足。要是馬克思碰上一個不夠沉着的對手，有時候他就把對手擊出場地之外。

大家都知道，法國人不單用馬刀砍殺，並且也用它刺擊，這一點起初使德國人很惶惑，但是不久也就習慣了。巴特爾米是個出色的擊劍家；他同時也練習手槍射擊並且已經成為一個優秀的射手。但不久他加入了維利希那一伙<sup>⊖</sup> 并成为馬克思的死對頭。

和維利希派的爭論激烈起來了，有一天晚上維利希向馬克思提出決斗。馬克思對這個令人感到有些普魯士曹長味道的無聊計謀置之不理，但是年輕性急的康拉德·施拉姆凌辱了維利希，因為照他所

---

⊖ 1850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發生了分裂。維利希和沙佩爾領導了那個被共產主義者同盟開除出來的“左”傾冒險主義集團。——編者注

遵守的大学生习惯，他应该向维利希提出挑战。

决斗必须在比利时的海边举行，并且一定要用手枪。施拉姆在这以前从来也没有拿过手枪；维利希能在二十步开外射中红心爱司。他的监场人是巴特尔米。我们真替我们的大胆英雄施拉姆担心。

应当举行决斗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们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巴特尔米推开了门走进马克思的住宅，当时马克思本人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对于那充满了恐惧的问话：“怎么样啦？”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用沉痛的声音回答说：“子弹击中了脑袋！”他说完这话之后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转过身去就走了。可以想像得出马克思夫人的惊恐，她几乎昏厥过去。一小时后她告诉我们这个噩耗。自然，我们都认为施拉姆一切都完了。

第二天，当我们正在很悲痛地讲到他的时候，门开了，头上裹了绷带，但是快乐地微笑着的假死者走进了房间。他说他受了轻度震伤昏了过去，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和监场人以及医生在海边了。维利希和巴特尔米从奥斯坦德坐了刚好赶上的轮船走了。施拉姆坐了下一班轮船……

## 十 马克思与孩子

马克思像一切具有健强天性的人一样，非常喜

爱孩子。他不仅是个最温和的父亲，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上几个钟头，而且就是平日遇见的陌生孩子，尤其是那些穷苦无靠的孩子们，对他也像有吸引力似的。我们去访问贫民住宅的时候，他有很多次忽然离开我们去抚摩那衣衫槛褛坐在门口的孩子的头，并把一辨士或半辨士钱塞在他小手里。

他对行乞的人是不完全相信的，因为在伦敦，行乞已经变成一种正规的行业，而且是一种赚大钱的生意，虽然它收到的只是铜板。因此他没有让那些男男女女行乞的人长期欺骗自己，虽然最初只要他身边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从不拒绝他们。他一谈起那些故意装病哭穷的人就很气愤，他认为利用人类的同情心是一种非常下流的行径，是对穷人的劫掠。但不管行乞的人脸上多么明显地暴露出他在进行欺诈，只要他手里抱着一个哭泣的孩子，马克思就一定上当。

打老婆的人(wifebeating〔打老婆〕当时在伦敦非常流行)马克思要把他打个半死才痛快。由于他易于冲动，在这类事情中他常常使我们发窘。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一辆公共马车顶上驰过汉普斯泰特路。在一家啤酒店附近的车站，我们看见一群人，从人群里发出一个女人绝望的嚎叫：“murder! murder!”（“杀人了！杀人了！”）马克思

像閃電一樣快地跳下車去，我跟在后面。我想拉住他——但就像想赤手去抓一顆脫膛的飛彈一般。我們立刻就擠進了密密层层的人群中心，拥挤的人們又在我們身后合攏起來。“怎么回事？”我們很快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個喝醉酒的女人同她丈夫吵了一架，丈夫想把她弄回家，她抗拒並且像個瘋子一樣大喊大叫。並沒有發生什麼不幸的事。對這種事我們絲毫沒有干涉的理由——這層我們看到了。但那吵架的一對兒也看到了這點，他們立刻和解而轉向我們，四周的人群也把我們圍得越來越緊，而且以一種威吓的態度對付我們這兩個“damned foreigners”（“可惡的外國人”）。那女人更是凶猛地奔向馬克思，以他那濃密的黑鬍鬚為攻擊目標。我努力想使這一場風波平息，可是無效。如果不是兩個強壯的警察湊巧趕到戰場，我們定會為我們善意的干涉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們欣喜能完整無損地走出重圍，又搭上一輛公共馬車回到家里。後來馬克思對於這類事情就比較小心些了……

要想充分地體會馬克思這位科學英雄的眞摯，就要看看他和他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情形。在他閑暇或散步的時候，他同他們一塊跑跳，和他們玩各種最熱鬧最好玩的遊戲，總之，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孩子。我們有時在漢普斯泰特荒阜上作“騎兵遊戲”。馬克思背一個女兒，我背另一個，於是我們就賽跑。



有时我們举行騎兵战斗，女孩子也像男孩子一样貪玩，摔倒了也不哭。

小燕妮(两个女孩中較大的一个，她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尤其她的黑眼睛和前額)有时候会进入預言家的兴奋状态；她像女巫召来了“神灵”一样，眼睛炯炯发光，开始有声有色地吟誦起来，她所說的常常是最离奇空幻的事情。有一次，当我們在从汉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途中，她就表露了这种神情：她开始用詩意的詞句讲述星球上的生活。已經失去好几个孩子的馬克思夫人对这种情形感到十分忧虑不安；她觉得小孩这样的早熟是一种病态。摩尔安慰她，我又把已經从預言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并且在身旁嬉笑雀跃的“小女巫”指給她看，小姑娘是十分健康的……

馬克思的两个男孩都死了：生在倫敦的一个很小就死了，生在布魯塞尔的一个是病了許久以后死的……

第二个儿子的死对馬克思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我現在还記得孩子病入膏肓时那几个令人凄慘的星期。孩子的綽号叫“穆希”<sup>①</sup>(他的真名是埃德加尔，为的是紀念他的舅父)，他非常有天才，但是可惜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虛弱的孩子；这个可怜的小孩

---

① 原文是“Mouche”。意即蒼蠅。——譯者注

子的眼睛十分可爱，头脑非常发达，这样的头脑对他那软弱的身体说来是太沉重了！

要是可怜的穆希能够住在海边或者森林里，并且受到专心细致的护理的话，他也許还可以活下去。然而漂泊不停的生活，经常的迁移以及在伦敦的贫苦生活都对这个争取生命的娇弱嫩芽没有好处，父母温柔的爱以及母亲的照顾也没有救活他。穆希死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景象：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两个女孩子低声地哭着依偎在母亲身旁……悲哀万分的母亲痉挛地抱着女孩子们，好像要把她们同自己化为一体，保护她们不再被攫去她儿子的死神夺走。

孩子死后两天才埋葬。我、列斯纳、普芬德、罗赫纳、康拉德·施拉姆和红色沃尔弗<sup>⊖</sup>都去了；我和马克思一起，他一声不响地坐着，头埋在手心里……

过了一些时候杜西就出生了，它是一个有趣的小东西，肤色红白相称，生得圆圆的像个球。起初是把她放在小孩车里推，后来是拉着她走，不久她就用自己的两条短腿开始跑了。我回德国的时候她是六岁；那时候我的大女儿已经十二岁了，而她参加汉普

---

⊖ 斐迪南·沃尔弗的绰号。——编者注

斯泰特荒阜上的星期日郊游已經有二年了。

馬克思是离不开孩子的，和孩子們在一起就是休息，就能恢复精力。当他自己的孩子們成人后，外孙又代替了她們。小燕妮在70年代初嫁給了巴黎公社流亡者龙格，她的几个十分頑皮的儿子，活跃了馬克思的家庭。尤其是最大的那个叫作让或琼尼的孩子，最受外祖父寵爱。他对馬克思能够为所欲为，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有一天，当时我正在倫敦，琼尼的父母把他从巴黎送来了（他每年总要有几次被送到倫敦来）；他異想天开地要把摩尔变作一辆公共馬車，他自己坐在馭手座上——即馬克思的两肩上，而恩格斯和我則被指派为拉車的馬。当我们車馬都照样装配好了以后，就撒野地奔馳起来，我想这是在梅特兰公园路馬克思的小屋后面那小小的后园里。也許在瑞琴特公园附近恩格斯的家里也这样做过。倫敦的住屋十分相似，所以很容易弄混了，尤其是屋子的后园。几平方公尺的石子和草地，厚厚地盖着一层倫敦的“黑雪”——煤烟屑，使你无法分辨哪里是石子哪里是草地，这就是倫敦的“花园”。

琼尼驅趕着我們，用德文、英文和法文这些国际語言么喝着：“Go on! Plus vite! Hurrah!”〔“往前跑！快跑！好呵！”〕摩尔跑得滿臉流汗，如果恩格斯或我想把脚步稍微放慢一点，那无情的御者嗖嗖发响的鞭子立刻落在我們脊背上：“You naughty

horse! En avant!”〔“你这匹懶馬！前进！”〕像这么下去，直到馬克思再也跑不动了。于是我們就和琼尼談判，結果算是讲和了……

## 十一 琳 蘅

自从馬克思安了家的时候起，照他的一个女儿的話來說，琳蘅就成为这家中的灵魂。沒有什么事情她不做的！什么事情她都乐意做。而且她常常是愉快的，笑容滿面的，随时准备帮助所有的人。不！她也会发怒，对于摩尔的敌人，她是非常痛恨的。

如果馬克思夫人生病或不舒服，琳蘅就代替她做母亲，实际上她就是孩子們的第二个母亲。她的意志很坚强。她以为必須怎样做，就一定得怎样做。

琳蘅是馬克思家里的一位执政者；更确切些說，琳蘅是执政者，而馬克思夫人則是发号施令者。馬克思則像馴羊一般服从这种执政。

有人說，沒有一个人会被他的侍僕視 为 偉 人。馬克思在琳蘅眼中当然不是偉人。如果必要或可能，她可以成百次地为他牺牲自己，为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每一个孩子交出她的生命——实际上她也真的献出了生命——但馬克思并不能使她敬佩。她了解他的一切癖好与弱点，她可以完全操纵他。不管他心情如何煩躁，不管他如何暴跳如雷以致別的人都不願意挨近他，而琳蘅却能直入獅穴，如果他咆哮，她

就狠狠地教訓他一頓，于是獅子就會變得比羊還馴服。

## 十二 和馬克思一起散步

想想我們在漢普斯泰特荒阜的散步吧！再活一千年我也會忘記。

位於櫻草丘外的漢普斯泰特“荒阜”（非倫敦人也都從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式的”主人翁那里熟悉這兩個地方），它的大部分今天仍然是荒地——沒有房子，滿地遍生着金雀花和小樹叢，布滿了小山幽谷的丘陵地帶，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里任意遨遊，不用害怕神聖財產守護者的阻攔與“trespassing”〔“越境”〕即未經許可進入別人領地的處罰。漢普斯泰特荒阜今天仍然是倫敦人愛舉行野餐的地方；每逢禮拜日，只要天氣好，那里總是擠滿了人——有男的，有女的；婦女們特別喜歡在這里試驗耐性本已很大的出租的驢子和馬匹的耐性。四十年以前，漢普斯泰特荒阜比今天要大得多而且朴素得多。

在漢普斯泰特荒阜度一個禮拜日我們認為是最大的快樂。孩子們要整禮拜地談論它，就是我們成年人，年老的和年輕的，也喜歡這種遨遊。連到那兒去的行程都像過節日一樣高興。女孩子們都是健步者，像貓兒一樣輕快而不知疲倦。從馬克思所住的第恩街——離我所寄居的教堂街只隔幾步——到那

儿要走一个半钟头，我們照例总要到上午十一点才出发。是的，有时我們往往出发更晚，因为在倫敦，人們不喜欢早起，同时，把一切收拾停当，把孩子們装束好，把籃子預备好常常也要費一些時間的。

那个籃子呀！今天它仍然是那么吸引人，那么刺激人的食欲地摆在（或者毋宁說悬在）我的“精神的眼睛”前面，就像昨天我才最后看見它挂在琳蘅的臂膀上一样。

因为，这个籃子是我們的食物仓库；当一个人的胃口很好，而衣袋里却老是沒有必需的零用錢时（大批錢在当时更是談不上了），食物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善良的琳蘅非常清楚这点，她善良的心总是對我們这些經常挨餓吃不飽的客人給予充分的同情。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度禮拜日的主要食品，照例是很大一块烤牛肉。琳蘅从特利尔城带来的一只在倫敦看来非常大的籃子，便是这种圣品的儲藏所和神堂。籃子里还有茶和糖，有时还有些水果。面包和乳酪我們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买，那儿像柏林的咖啡店一样，可以得到食具、热水和牛奶，还可以买到小虾、凉菜和牡蠣，这看各人的需要与財力如何了……

有一个短时期啤酒买不到，因为那些家里和俱乐部里堆滿了世界上所有的各色各样的酒品、天天过年过节的伪善的貴族，想通过星期日禁卖酒品的办法使“平民”行善积德。

但是倫敦人一旦肚子受到打击的时候便不能賞識这种玩笑了。这个法案实行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海德公园，对那些坐馬車或騎馬的虔誠的貴族老爷和太太小姐們大声地嘲諷道“Go to church!”（“到教堂里去吧！”），使这些行善积德的老爺太太們非常惊慌。下一个星期日 25 万人变成了 50 万人，“到教堂里去吧！”的喊声更激憤了。第三个星期法案便廢除了。

我們流亡者尽力支持这个在“到教堂里去吧！”的口号下进行的革命。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太兴奋了，險些被警察送到警察局去；幸而我們关于啤酒的益处的一些热烈讲话終于感化了勇敢的法律保卫者。

我已經說过，伪善者的胜利并没有保持多久，除了这个短短的中断时期外，每逢星期日我們沿着毫无遮蔭的大路去汉普斯泰特荒阜遨游时，一想到在那里可以喝到清凉飲料就欣然自慰了。

旅途上行进的次序通常是这样配置的，我和两个小女孩走在前面作先鋒——有时我給她們說故事，有时一边走一边作体操，有时折野花，那时野花还不像現在这样少。我們后面是几位朋友。接着就是我們的主力了：馬克思夫妇和一些需要更多招呼的礼拜日的訪客。在这些人后面便是琳蘅和最飢餓的客人，他帮助她提籃子。如果人很多，他們会分散

在队伍的各个序列里。当然，这种行军次序可以根据情况和需要而改变。

到达汉普斯泰特荒阜以后，我们首先要找一个适于落脚的地点，同时尽可能顾到便于弄茶水和啤酒。

但吃喝一顿之后，游客们就各自寻找最舒适的地方躺一下或坐一下，如果不想小睡，就从衣袋里把来时在路上买的当天的报纸拿出来；于是我们便开始读报纸和谈论政治问题了。孩子们很快找到了玩伴，便在小树丛里捉起迷藏来了。

但必须使我们安逸的生活起点变化，于是便举行赛跑，角斗，投石头或其他运动。有一个礼拜日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一棵果实已熟的毛栗树。“让我们看谁打下来的最多”，有人叫道。大家一声欢呼便干起来了。摩尔像个疯子一样，可惜从树上打毛栗子他不是能手。不过他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毫不倦怠。直到最后一颗毛栗子也在胜利的狂叫中到手后，我们才停止了轰炸。后来，马克思有一个多星期右臂痛得不能动，我的情况也不亚于他。

一切“treat”（乐趣）中最大的乐趣是骑驴子。大家笑呵，叫呵，闹呵！那些情景真有趣！马克思很会逗趣，他的骑术很糟糕，而他却又大肆夸张说他对骑术很有造诣，这就使我们更乐了。他所谓的造诣就是说他在学生时代曾上过几次骑术课（恩格斯



說他总共只上过三次), 还有就是当他到曼彻斯特旅行(七年才有一次)的时候, 他曾經騎着可敬的罗辛納提<sup>⊖</sup>出去过一次, 那匹馬也許就是老弗里茨<sup>⊙</sup>有一次送給可敬的格累尔特的那匹馴羊般的溫和的老母馬的曾孙。

我們在从汉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路上总是很愉快的, 虽然已經过去的快乐比不上又要来的快乐。我們用无尽的幽默不让心头产生煩惱, 虽然我們有很多煩惱的理由。流亡者的忧虑和煩惱對我們并不存在, 如果有人抱怨, 我們馬上就再三提醒他對社会的职责。

归途的行軍次序与出来时不同。孩子們跑了一天疲倦了, 便与琳蘅在一起作殿軍; 籃子空了, 琳蘅走起来也輕快些, 便能够照顾她們了。我們常常唱一只歌。政治性的歌很少唱, 主要是民歌, 尤其是感情洋溢的歌和关于“祖国”的“爱国”歌——这并不是說謊——如像“噢, 斯特拉斯堡, 噢, 斯特拉斯堡, 你这个美妙的城哟!”这个歌我們特別喜欢唱。或者孩子們給我們唱黑人歌, 甚至还作黑人舞——如果她們疲倦的腿已歇过来一些的話。行进中不許談政治, 也不許談流亡者的困苦。我們对于文学和艺术却談

---

⊖ 罗辛納提是塞万提斯小說《唐·吉訶德》中主人公唐·吉訶德所騎的馬。——編者注

⊙ 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編者注

得很多，这时馬克思就有机会显示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了。他会成段地背誦《神曲》，这本书他几乎全都背得出。还一場一場地背誦莎士比亚的剧詞，这时，对莎士比亚深有研究的夫人就常常替代他……

从50年代末起，我們住在倫敦城北的肯提希鎮和哈佛斯托克小山，这时我們常喜欢到汉普斯泰特与海格特中間的小山上和田野間去散步。我們在这里采折和辨認花草，这种事情使城市的孩子們特別喜悅，大城市里冷酷而沸騰的石海使他們十分傾慕綠色景物和大自然。當我們在漫游中發現一个树蔭掩蔽的小池，而我能够第一个向孩子們指出活生生的“野生的”勿忘我花时，我們是多么快乐哟！有一次，我們穿过禁地（事先曾作了周密偵察）而进到一个濃密的、褐綠天鵝絨一样的草場，在一个避風的地方，在其他春花之間發現一棵野生唐水仙的时候，我們更是乐得不行……看到这棵唐水仙的时候，我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以前在学校里学过，这种花只有在南方国土（例如在日內瓦湖畔，意大利和希腊）才能自由开放；据說它們不会生在北方。这里我能拿出相反的和出人意料的明证来向英国人說，英国有适合于植物界的意大利气候。毫無疑問，这就是最普通的淡藍色的唐水仙；只不过它的花朵比家生的唐水仙小一点，莖沒有家生的唐水仙那么多；但是香味是一样的，而且还稍濃一些。

我們从这块芬芳的草地上看着下面的世界，望着这个偉大的无边无际的世界城市，它无尽头地伸展在我們的脚下，隱蔽在奇形怪状的灰色烏云中。

### 十三 不愉快的时刻

有誰不知道使拉伯雷感到困窘的那些时刻？那时他必須付清欠小旅館主的賬或者会有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誰沒有經受过这样的时刻呢？这种时刻我經受过不少。在考試之前，在第一次演讲之前，在首次进監獄大門之前，看守人命令我交出背带和領帶，說怕我用自杀来逃避軍事法庭（他們就这样直言不諱毫不留情地回答我提出的疑問），——所有这一切和許多其他事情都是不愉快的。但是这些感受同我現在要讲的时刻比起来，它們或許还算是愉快的呢。这些时刻总共不到一刻钟，不超过十分钟，或者也許只有五分钟。我沒有注意時間。我沒有空来注意这个，就算是有空，我也沒有表。流亡者和表！現在我只記得，当时这些时刻我觉得是很长很长的。

事情发生在 1852 年 11 月 18 日的倫敦。“铁的公爵”和“百战百胜者”，但后来被英国人民挫敗了威严和驕气的威灵頓公爵死了；11 月 18 日应当替“这位民族英雄”举行“国葬”；他应当同其他的“民族英雄”一起葬在圣保罗教堂里；一切都应当依照“民族”习惯大大地排場一番。从他死的那天起整个英国，

特别是倫敦都在談論着这次殯儀，这次排場就富丽堂皇来讲将是空前的，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个被送葬的人比过去所有的英雄都要来得偉大……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整个英国都沸騰起来了，全倫敦都出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外省到倫敦来，好几千人从国外来……請不要忘了倫敦本地还有几百万居民！

我厌恶这类景象，这次我也宁肯像大部分自己的同志那样坐在家里或者到詹姆斯公园去。但是两个女朋友却迫使我改变了自己下定的决心。

是的，我們是好朋友，我和两个姑娘：一个是黑眼睛黑鬃发的燕妮·馬克思，她长得和她父亲摩尔一模一样，还有一个是有一头优美的金发和一双狡猾的眼睛的劳拉，她长得非常像她高貴的母亲。

两个姑娘从認識我的那天起就非常依恋于我，每次看見我都要把我抓住；我在流亡倫敦的时期中保持了点綴我一生的談諧的能力，这一点我得深深感激她們。当我心中感到特別难受的时候，我常常跑到我的小朋友們那里，和她們一起溜大街逛公园！阴郁的思想馬上就烟消云散了，良好的情緒又带来了愉快和斗争的力量。

通常我得讲故事。認識后沒几天我就被公认为是讲故事的能手，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幸而我知道很多故事，而当我的儲备用尽了的时候，我就得自己

編故事……

当我和急不可待地蹦跳着的姑娘們出发去看威灵頓出殯向馬克思夫人告別时，她对我說：“您得千万当心孩子們呵！千万不要到人最多的地方去。”在楼下門口，琳蘅又急急地追上我們，再一次地囑咐我：

“千万当心，亲爱的‘Library’〔“图书馆”〕！”（孩子們替我起的奇怪綽号）

我拟定了自己的計劃。我們沒有錢去租一个窗口或一个阳台。送殯的行列要經過太晤士河沿岸的街道。我們必須走过一条从北向南順坡而下通到河岸街去的街道。

我左右两边一手拉着一个姑娘，衣兜里装了点心。我向选定的地方走去，这地方靠近把西蒂和韦斯明斯特分开的旧城門。从一清早起街上就熱鬧非凡，人山人海，但由于送殯行列要經過这个大城市的很多街区，人們也就分布在所有这些街道上，所以我們沒有經過拥挤就到达了选定的地点。

地点很好。我自己站在台阶上，而让两个小姑娘站得比我高一級；她們俩紧挨着我，我一手拉一个。

听！人海汹涌澎湃；远处傳来的喧嚷愈来愈高，就像是大海发出的低沉的轰鸣，愈来愈近了。孩子們欣喜若狂。一点也不拥挤，我所有的耽心和恐惧

都消散了。

閃閃發着金光的行列真拖得長呵。一批又一批人經過我們面前，直到最後一個身穿綉金衣服的騎士消失為止。

忽然從後面來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推動，積在後面的人群使勁往前沖。個個人都想趕上送殯行列。我用全力抵住，竭力保護孩子們，讓巨流從旁邊過去而不碰着她們。一切都是白費！人群自發的沖勢非人力所能制止，正如同不堅固的帆船對付不了嚴冬後的流冰。我只得讓開並且死勁地抱住兩個孩子，同時想法脫出人海。似乎我已經成功了，我輕鬆地喘了一口氣，忽然從右面又有一股人流猛烈地向我們涌來，把我們推向河岸街，而千千萬萬汇集在這條交通要道上的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跟着行列走，想再飽飽眼福。我想把孩子抱起來放在肩上，但四周擠得實在厲害。我死命抓住孩子們的手，人流帶着我們走，忽然我感到我和孩子們之間插入了一股力量；我就緊抓住她們每個人的手臂，但是在孩子們和我之間出現的那股力量像一把楔子愈插愈深，把孩子們從我手里拉走；我必須放開她們（任何抗拒都沒有用），不然我就會折斷她們的手臂或使她們的手臂脫臼。這是一個可怕時刻。

怎麼辦呢？前面隱約可以看到有三條通路的高大城門：中間走車馬，兩側走行人。正如流水填滿了

所有的桥孔一样，人群堵塞了所有的三条通路。但是我一定要挤过去。如果孩子们没有被挤死——但是周围绝望和惊恐的大声叫喊告诉我情况很危险——那么，可能在人海尽头的那一面我能找到她们。可能的！我像发了疯似地用胸膛和臂肘向前挤去。但是在这样挤的人群里一个人就像一根随着漩渦轉的麦秸。我不停地挣扎着，有多少次我都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通路上了，但是一一次又一次地被挤向一旁。最后，正当人群从四周紧紧地挤住我时，背后来了一个推动，这样我就到了城門的那一边并且脱出了这个可怕的異常拥挤的人海。我四处奔忙找寻两个女孩子，但是哪儿也没有她们！由于恐惧，心里感到紧张；忽然听到两个孩子的响亮的叫声：

“图书馆！”

我肯定这是我的幻觉。但是她们到底是完整无缺，安然无恙、笑咪咪地站在我面前了。我亲吻她们并把她们紧紧地抱在自己怀中。

一刹那間我讲不出話了。她们告诉我：从我手上把她们拉走的人潮安然无恙地带着他们穿过城門就把她们挤到一旁，有城墙保护着她们，而在城門的那一边正是这城墙造成了这种駭人的拥挤。她们站在城墙的凸出部分，記起了以前散步时我经常对她们的嘱咐：当她们和我走散了的时候，不要离开原地，就是要走动也不要走远。

我們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家。馬克思夫人，摩爾和琳蘅歡天喜地迎接我們，他們全都非常不安，因為他們聽說擁擠的程度是難以相信的，有許多人被擠死和擠傷了。孩子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她們所遇到的危險；她們只有愉快的印象。这天晚上我也沒有說起我所經受的那個絕望的時刻。

在把孩子們從我身邊擠走的那塊地方有許多婦女喪了命。這個不愉快的時刻在我還記憶猶新，好像事情昨天才發生似的……

#### 十四 馬克思和象棋

馬克思是一個出色的跳棋能手。他下得很好，很難贏他一盤。他也很喜欢下象棋，儘管在這方面他沒有顯示出特別的成就來。他下得很用心，有時候就展開猛烈的和出其不意的進攻，竭力想以這些來彌補技術上的不足。

50年代初，在我們這班流亡者中間有很多人下象棋。我們的時間比我們想要的多得多，在紅色的沃爾弗（他同巴黎的象棋能手有來往並且從他們那裏學到一兩手）的指導下我們用心地練習這種“聰明人的遊戲”。

有時候舉行非常激烈的比賽，輸的人就成為開玩笑的對象；就是在比賽的時候通常也是非常興高采烈的，而且往往是很熱鬧。馬克思一陷入窘境就



生气，輸一盘就会发火。在老康普頓大街上的模范公寓<sup>⊖</sup>里（我們中間有几个人在那里住过一个短时期，每星期付3先令6辨士），英国人常常圍着我們，緊張地看我們下棋（在英国，工人阶层中有很多人会下象棋），看到我們下棋时愉快地吵吵鬧鬧（要知道两个德国人在一起比六个健壮的英国人还要来得熱鬧）他們也跟着乐起来了。

有一回馬克思得意洋洋地宣告說他发明了一种能打敗我們所有人的走法。有人应战了。果然，他把我們一个个都打敗了，但是我們在失敗中漸漸学会了取胜的办法，所以我把馬克思将死了一次。時間已經很晚了，但是他发火了，要求第二天早晨到他家里去下，贏回这一局。

十一点正我到場了，这个時間在倫敦算是很早的。馬克思还不在房間里，但不久便来了。沒有看見馬克思夫人，而琳蘅的臉色也显出不大高兴。我正要問一問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摩尔进来了，和我握握手后就馬上拿出棋子来。

战斗开始了。馬克思一个晚上想出了好几个改

---

⊖ 模范公寓——一种备有供寄宿者住的单间，并設有公共厨房、公共客厅和公共的閱覽室以及吸烟室的宿舍。当时在倫敦开办了几家这样的公寓；这种公寓适合于住家；每家有几个房間；除了上述的公共用房外还有浴室。这种有專門的家政管理人管理的宿舍干净极了。現在在倫敦各种各样的模范公寓还很盛行。（李卜克内西注）

进自己走法的方案，不多一会儿我就被逼得走投无路。我输了。馬克思胜了，他的情緒馬上变得很好，就吩咐拿两块夹肉面包和一些喝的东西来。又下了一盘，这回我赢了。我們就这样輪換輸贏，同时情緒也随着变换。

馬克思夫人一次也沒有露面，孩子也沒有一个进来；战斗繼續着，一会儿激烈，一会儿緩和，直到快半夜时我都沒有連續把馬克思将死两次。他执拗地还想繼續下去，但是琳蘅断然地說：“够了”……

## 十五 穷乏与貧困

关于馬克思，人們曾散布过无数謠言。有人說他生活得很快活，而他周圍的普通流亡者却挨餓受苦。我并不以为我有資格在这里詳論一切，但我可以指出一点：在馬克思夫人的某些記載中所提到的那些非常穷困的时候，并不是个别情况；而經常是这样的，特别是当人們无依无靠流落異乡的时候。流亡者极端困苦的生活成年地追逼着馬克思和他的家庭。流亡者中間很少有比馬克思和他的家庭受苦更大的。就后来他的收入較多而且比較經常的时候，馬克思一家也沒有摆脱为每天吃飯問題而忧虑。在最苦的时期已經过去后的好几年中，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文章而每礼拜得到一个英鎊（20馬克）的报酬，便是他一家仅有的固定收入……

## 十六 馬克思的病与死

(杜西的信<sup>⊖</sup>)

“关于摩尔在摩斯塔夫(阿尔及尔)的情况,我只知道这么一些事情:那儿天气非常坏,他在那儿找到了一个很高明而又可爱的医生,旅館里的人对他都很殷勤和善。

“在1881—1882年的秋季和冬季,摩尔和燕妮住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地方。我到那儿去看他们并在一起过了几个礼拜。后来他到法国南部旅行并且到阿尔及尔去,但回来时病得很厉害。他在威特島的文特諾尔度过1882年的秋天和冬天,在1883年1月12日燕妮死后从那儿回来。

“現在談談关于卡尔斯巴德<sup>⊙</sup>的事。我們第一次到那儿去是在1874年。摩尔是因为一种肝病和失眠而被送到那里去的。1875年他一个人又到那里去(第一次到那儿对于他的身体有很大帮助),1876年又是我陪着他去,因为他說去年我沒去他很难过。在卡尔斯巴德他十分注意疗养,切实认真地执行医生的一切諄囑。我們在那儿認識了許多朋友。摩尔是一个很使人喜欢的旅伴。他总是兴致勃勃,准备

---

⊖ 李卜克内西从馬克思小女儿爱琳娜給他的信中摘引了几段。——編者注

⊙ 捷克城市卡罗維发利的德文名称。——編者注

享受一切，不管是美丽的風景还是一杯啤酒。由于他的历史知識广博，我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把这个地方过去的情形描述得比现在的实际情形更为生动。

“关于摩尔在卡尔斯巴德的情况似乎已經有人写过文章。而且我听说有一篇較长的文章，現在已經記不得是在什么报纸上了。

“1874年我們在萊比錫看到你們。在归途中我們曾到过宾根，摩尔想让我看看这个地方，因为他和我母亲曾在这儿度蜜月。除此以外，在这两次旅行中我們还到过德累斯登、柏林、布拉格、汉堡和紐倫堡。

“1877年摩尔本打算再到卡尔斯巴德去。可是有人告訴我們德国和奥地利政府要驅逐他。如果要冒被驅逐的危險，則旅途太长而且太費錢了，因此他沒有再到卡尔斯巴德去——这对他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他每到那儿疗养之后，总觉得像返老还童了一样。

“我們到柏林去主要是为了訪晤我父亲的摯友、我亲爱的舅舅埃德加尔·馮·威斯特华倫。我們只停留了几天。后来我們听说，第三天便有警察光顾我們住的旅館，那时我們剛剛离开旅館一个钟头，这使摩尔很高兴。”

\*

\*

\*

“在 1881 年秋天，这时我們亲爱的母亲已經病得厉害，很少下床了，摩尔害了沉重的肋膜炎。病状如此恶化，是因为他一向不注意他的病的緣故。医生（我們的至友唐金）认为他几乎无望了。那真是可怕的时期。在前面大房間里躺着我們的母亲，后面小房間里睡着摩尔。那样相处惯了、那样相亲相爱的两个人，竟再不能同住在一間屋子里。

“我們善良的老琳蘅（你知道她在我們家里是什么样的人）和我变成了护士。医生说我們的細心看护拯救了摩尔。事情也許是如此，我只知道琳蘅和我有三个礼拜沒有躺下睡过觉。我們成天成夜都站着，如果实在精疲力尽了，我們就輪流休息一小时。

“摩尔又一次战胜了病魔。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健强得能够到母亲房間去了。他們在一起又都年輕起来，像一对共同进入生活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不是彼此正向生命話別的一个被疾病摧毀了的老人和一个将死的老妇。

“摩尔的病好些了，虽然还不是完全恢复了健康，但至少不那么軟弱了。

“后来，1881 年 12 月 2 日母亲死了。她最后的話是向她的‘卡尔’說的，奇怪得很，她說这句话用的是英語。

“當我們亲爱的‘將軍’（恩格斯）來到的时候，他說：‘摩尔也死了。’這話当时几乎使我对他发火。

“但事实的确如此。

“摩尔的生命同母亲的生命一同逝去了。他顽强地同疾病斗争（因为他至死是一位战士），但他已是一个被摧毁的人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如果他自私一点，他会干脆把一切工作丢开不管的。可是在他心目中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存在着——这就是他对事业的忠诚。他想要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因此他同意再去休息一次。

“1882年春季他到巴黎和阿尔让台去，我在这儿与他相会。我们与燕妮和她的孩子们一块过了几天真正幸福的日子。后来摩尔到法国南部，最后到阿尔及尔。

“他在阿尔及尔、尼斯和坎恩期间，气候一直很坏。他从阿尔及尔给我写了许多长信。其中许多我已经失去了，因为我根据他的要求把信转寄给燕妮，而她退还给我的却很少。

“当最后摩尔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已病得很厉害了，我们开始耽心最坏的结局。遵照医生的劝告，他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地方度过了秋季和冬季。我在这儿必须提到，那时，我曾根据摩尔的要求到意大利去，同燕妮最大的儿子让（即琼尼）过了三个月。1883年初，我带着琼尼到摩尔那里去，在所有的外孙中，他最喜欢这个孩子。我该回去了，我的功课在等着我。

“突然来了最后一个可怕的打击：燕妮去世的噩耗。摩尔最鍾爱的长女燕妮突然死了（在1月11日）。事前我們曾接到摩尔許多信（現在这些信就在我的面前），他說燕妮的健康已有好轉，我們（琳蘅和我）不必耽心。在接到摩尔报告上述情况的信后一点钟，我們就收到了报告她去世的电报。我馬上动身到文特諾尔去。我一生曾经历过不少悲哀的时刻，但从来沒有像这次这样沉重。我感到我这一去等于是把死刑判决书帶給我父亲。在长途的焦虑的旅程中，我苦心焦思着如何把这消息告訴他。但用不着我說出，——我的面部表情出卖了我，摩尔立刻就說：‘我們的燕妮死了！’于是命令我立刻到巴黎去看看那些孩子。我想留在那里跟他在一起，但他不許我反駁。我到文特諾尔还不到半个钟头，便又踏上悲淒的旅途到倫敦去，从那里再立刻轉赴巴黎。摩尔要我为孩子们做的事我都做了。

“我回来的情况就不說了；現在回想起那时的情况仍觉得可怕——精神上的那种痛苦和折磨呀！这些就不再多說了。

“現在再說点母亲的事。她奄奄一息地臥床好几个月，忍受着癌症給她的一切可怕的折磨。可是她的兴致一直很高，无穷无尽的幽默（这点你是十分清楚的），从沒有片刻离开过她。她像小孩一样焦急地詢問当时德国选举（1881年）的情况，知道我們得

胜后她是多么快乐呵！直到临死她精神一直很好，并且設法用說笑来驅散我們的焦虑。虽然她万分痛苦，她还是說笑話，她还笑——笑医生和我們，笑我們耽心忧虑太多。她几乎直到气絕时神智还完全清醒，当她再不能說話时（她最后的話是对“卡尔”說的），她紧紧地握我們的手，并且尽力露出笑容。

“至于摩尔，你是知道的，他从梅特兰公园他的臥室走到书房，坐在他的安乐椅中靜靜地长眠了。

“这把安乐椅一直由‘將軍’保存着，他死后就由我保存了。

“如果你要写摩尔，那就不要忘记琳蘅（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母亲的）；琳蘅在某种程度上說是全家的軸心，一切都圍繞着她轉动。她是我們最好的最忠誠的朋友。因此，如果你要写摩尔，那就不要忘记琳蘅。”

\*                     \*                     \*

“根据你的要求，現在再談談摩尔在南方的事情。我們（他和我）1882年初在阿尔让台燕妮那里。3月和4月摩尔在阿尔及尔，5月在蒙特卡罗、尼斯和坎恩。6月末和整个7月，他又与燕妮在一起，当时琳蘅也在那里。从阿尔让台，摩尔又与劳拉到瑞士、維維等处去。到9月末或10月初，他回到英国并即刻到文特諾尔，琼尼和我就到那儿去看他。

“对于你的問題还有一点材料。我們的小埃德



加尔(穆希),好像是生于1847年,死于1855年4月。‘小伏克斯’(伏克希克),即亨利希生于1849年11月5日,死时约两岁<sup>⊖</sup>。我的小小妹妹弗兰契斯卡生于1851年,还在婴儿时期——约十一个月就死了<sup>⊖</sup>。”

\*

\*

\*

“现在来谈谈你想知道的关于我们的好琳蘅或‘尼米’的问题。最后一个时期我们这样称呼她,因为琼尼·龙格还是婴孩的时候曾这样叫她,我也不知为什么。琳蘅八九岁就到我外祖母馮·威斯特华伦家里,她同摩尔、母亲和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一起长大。琳蘅对于老辈威斯特华伦永远眷恋怀念。摩尔也十分喜爱他们。他不倦地给我们谈老威斯特华伦男爵,谈他对莎士比亚与荷马的惊人知识,说他能从头至尾一字无误地背诵许多荷马的短诗,还能以英语和德语背诵莎士比亚大部分的戏剧。摩尔的父亲——摩尔异常推崇他的父亲——却是一个真正的18世纪的‘法国人’。像老威斯特华伦背诵荷马与莎士比亚一样,他能背诵伏尔泰与卢梭。摩尔的学识惊人渊博,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这些‘祖传

---

⊖ 以《火药阴谋》的主人公伏克斯得名(李卜克内西注)。小伏克斯死于1850年11月19日。——编者注

⊖ 弗兰契斯卡生于1851年3月28日,死于1852年4月14日。——编者注

的’影响。

“还是回头来谈琳蘅罢。我说不上她是在我父母到巴黎去以前还是以后（他们结婚以后不久就到巴黎去）到我们家来的。我只知道外祖母把这位年轻的姑娘送给我母亲时，是‘作为她能送给她的最好的礼品——忠诚的亲爱的琳蘅’。于是忠诚的亲爱的琳蘅就同我父母在一起，后来她的妹妹玛丽安娜也来了。恐怕你很难想起她来，因为这是你走以后的事情……”

## 十七 马克思墓

把它叫做马克思全家合墓倒更正确些。它是在伦敦城北一座俯瞰这巨城的小山上的海格特公墓中……

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承认什么圣者，也没有什么圣墓，但是千百万人以感谢和崇敬的心情追念在伦敦城北这个公墓里永息的人。再过几千年，当工人阶级渴望解放的信念在今天所遇到的野蛮与局限性变成不大可信的过去的故事时，到那时，自由而高尚的人们将站在这墓旁脱帽致敬，并向他们的孩子们说：“卡尔·马克思就安息在这里。”

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一家葬在这里。一块缠着常春藤的普通大理石碑放在用大理石砌成的坟墓头上。碑上刻着：

JENNY VON WESTPHALEN  
THE BELOVED WIFE OF  
KARL MARX  
BORN 12. FEBRUARY 1814,  
DIED 2. DECEMBER 1881,  
AND KARL MARX  
BORN MAY 5. 1818, DIED MARCH 14. 1883.  
AND HARRY LONGUET  
THEIR GRANDSON  
BORN JULY 4. 1878, DIED MARCH 20. 1883.  
AND HELENE DEMUTH  
BORN JANUARY 1. 1823; DIED NOVEMBER 4. 1890.

---

燕妮·馮·威斯特華倫

卡尔·馬克思的爱妻

生于 1814 年 2 月 12 日，

死于 1881 年 12 月 2 日

卡尔·馬克思

生于 1818 年 5 月 5 日，死于 1883 年 3 月 14 日

哈利·龙格

他們的外孙

生于 1878 年 7 月 4 日，死于 1883 年 3 月 20 日

海倫·德穆特

生于 1823 年 1 月 1 日，死于 1890 年 11 月 4 日

---

这全家合墓并没有包括他們全家已死的人。死在倫敦的三个孩子葬在倫敦其他公墓里：其中之一

的埃德加尔(穆希)肯定是葬在托登楠大院路的怀特斐尔礼拜堂墓場，其余两个大概也葬在这里。他所最寵爱的女儿燕妮·馬克思葬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死神在这里把她从她那兴旺的家庭里攫去了。

如果說并不是所有死去的孩子和外孙都能在全家合墓中占一席之地，但却有一席之地留給那位沒有血緣关系而屬於这个家庭的成員，即“忠誠的琳蘅”，琳蘅·德穆特。

她应当葬于全家合墓这件事，早經馬克思夫人决定了，随后馬克思也曾这样决定。恩格斯，这位忠誠不亚于琳蘅的人，同馬克思家活着的孩子們共同执行了这个任务，其实，就是按他自己的意思也会这样作的。

从前面所发表的馬克思最小的女儿的信里可以看出，馬克思的孩子們和琳蘅的关系，他們如何深情地依恋她，如何敬仰她、怀念她。

当我最后一次游倫敦后，經過巴黎回家。在拉法格与他的夫人劳拉·馬克思住的地方——德拉維依，我曾和劳拉一起回忆起倫敦的往事，当时我談到我想把这些回忆写下来。她也像杜西在前面那封信里和后来又亲口說的那样說道：“注意，不要忘記琳蘅。”

不，我沒有忘記琳蘅，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記她。她整整和我做了四十年的朋友，而在倫敦流亡时期，

她也曾經是我的“神明”。当我袋里空空而馬克思家还不过分窘困时（因为如果他家也到了斋戒的地步，那末从琳蘅那里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她是怎样常常以几辨士給我救急呵。而且，当我的縫紉能力不够用时，她又是怎样常常用几个星期的時間为我巧妙地縫补必不可少的衣着，——由于沒錢，要另买新衣服我是办不到的。

我第一次看到琳蘅的时候，她二十七岁。虽然不是美人，但她修长匀称的身材和惹人喜欢的面孔显得十分动人。傾慕他的男子并不是沒有，而且不止一次有締結美滿姻緣的机会。虽然她不曾立过任何誓約，但她那忠誠的心却很明白：她應該同摩尔、馬克思夫人和孩子們留在一起。

于是她留下来，而青春的岁月逝去了。她留下来，和他們同甘苦、共患难。当她将自己的命运与之連在一起的人們都死去时，她才得到休息。她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休息，并且死在他那里——直到最后她都是忘我的。現在她安葬在全家合墓中。

\* \* \*

友人莫特勒，那位“紅色邮政局长”，他現住在汉普斯泰特，离海格特不远，下面是他对馬克思墓的描述：

“馬克思墓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一小块刻着黑字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的墓碑也是大理石的。我当

时从瑞士带来的西班牙草，木本常春藤，还有小小的玫瑰花丛（大部分都被野草遮蔽了），便是坟墓的简单装饰。我通常一礼拜有两次要路过海格特的马克思墓。如果草长得太厉害了，我就把它们拔去。很多的草在炎夏中都枯萎了，如最近两年就是如此（今年欧洲大陆下了那样多雨，而英国却发生了旱灾，像这样的荒旱还没有听说过，连公园里的草都完全枯槁了）。虽有列斯纳的帮助，我也不能保护坟墓不受太阳晒，因此我们不得不付托给看坟场的去照顾（这当然是得到艾威林夫妇同意的，由于路程太远，他们很少到这儿来）。”

## 十八 旧地重游

这一年<sup>⊖</sup>的五月我在英国；完成宣传任务后我决定在返回德国之前到伦敦各个地方去逛一下；我多么想到我们流亡者从前住过的所有地方去看一看，特别是想寻到马克思一家人住过的那些寓所。

我们（我、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到悉尼的那天是6月8日，从那里就可以坐火车，四轮马车和公共马车到索荷广场附近的托登楠大院路去。我们有顺序地开始工作，开始“发掘”政治流亡者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居住过的

---

<sup>⊖</sup> 1896年。——编者注

倫敦……

于是，我們便到了离索荷广场和萊斯特广场最近的托登楠大院路，这里曾經是一群群由于寂寞而聚在一起的德国和法国流亡者的麇集之地。

我們先到索荷广场；那里沒有有什么改变：还是那些房子，房子上还是有煤烟，甚至有的招牌上的字号也沒有改变…… 好像是在做梦：青年时代又历历如繪地呈現在我的眼前；四五十年尤如一片烟霧被一陣急風驅散了；我——一个二十五岁的流亡者——在广场上徘徊着，在熟悉的横街上踱着，朝着老康普頓街走去，原来的模范公寓还在，好多年前那里的生活曾是那么的无忧无虑。

紅色的沃尔夫不就是溜到这个地方嗎？康拉德·施拉姆不就是站在那边？一切一切都像我昨天在这里似的。真奇怪，在倫敦这个房子的大海里居然还有一些街道和街区沒有被汹涌的冲毀一切的时间浪潮扫去……

往前走，往前走！……这就到了馬克思曾經住过的第恩街。我們暂时不拐弯，先到教堂街去。一切都是老样子——教堂还是教堂，教堂对面还是那家少不了的小酒館，沒有有什么变化…… 正面有两个窗子的那排灰黑色的三层楼房还在那里，它們也沒有变样。我住过八年的14号也在，它也是老样子。

往回走…… 現在我們拐过弯去，到了麦克斯

菲尔德街。6号在哪里？房子应当在这里……恩格斯从流亡生活初期直到他的老父差他去曼彻斯特经商时所住过的那幢房子，我们找不到了，新辟的街道把房子吞没了……

再往前走！现在到第恩街去，去找马克思一家人住过很长一个时期的那所房子。我以前已经去找过一回，但是不能确定它在哪里；后来恩格斯告诉我门牌号码换过了。那里的房子幢幢都是一模一样的，前几次我来伦敦的时候总也没有很多时间去更仔细地寻找。在琳衡死前不久我曾和她谈起过这件事，但是她也不能确切指出是那一幢。而杜西呢，从第恩街搬到肯提希镇去的时候她才一岁，当然也不会记得。

在寻找的时候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街道变动很少。街右面的房子中有几幢外貌完全相同，要在它们中间认出一幢来我们觉得很难。房子对面的一座剧院是我唯一可靠的标志。这座当时是私人的剧院，现在改建过了。现在它比以前宽广得多，但是我却不知道它是向哪一面扩充了，是右面还是左面。这样一来，我所知道的唯一确实的位置也有了一些移动。终于，我只要在两幢房子中认出一幢来就行了。单从外面看是不够的，我必须到屋里去看。其中有一幢的大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台阶看来是熟悉的；我在门坎外面所能看到的整个建筑物也和我记忆中的



相吻合。但是倫敦大多数的房子都像是工厂造出来的、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絲毫沒有独特的地方。我走进底层，但是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我觉得一切都是陌生的。

当时馬克思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在街上繼續观察。我把我似是而非的探察結果告訴了他們。

那么，到隔壁一所房子去吧！門牌是28号。是不是我記錯了？好像馬克思家的門牌也是28号。对啦！我突然記起来了，我初到倫敦时是用一个簡單的方法来記住这个門牌號碼的：这个門牌號碼是我家門牌號碼的一倍。恩格斯說門牌號碼像是換过了，大概他搞錯了。也許，这只是他的推測？我們拉了一下鈴。一位年輕的妇女来開門。我們問她是否还记得以前的房客和房主的姓名。

“記得，不过只是近九年来的。”

“您允許我們进去看看嗎？”

“当然可以！”

她便亲自領我上楼去。

楼梯是一样的。整个建筑物也一样。我愈往上走就觉得周圍一切愈熟悉。楼梯通向后面房間，一切都相同！

可惜，二层楼上馬克思住的那几間房間鎖着。但是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完全一样；疑团逐漸消釋，我确信过去馬克思就是住在这里！

下楼后我就叫了起来：

“找到了！在这里！就是这里！”

这就是我曾经到过无数次的那幢房子，被贫困的流亡生活和敌人对他的憎恨（他们不光是诽谤他）折磨得疲惫不堪、焦急心烦的马克思就是在这里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伏格特先生》以及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就在这里进行了《资本论》的巨大准备工作……

我们这就可以离开第恩街的房子了；不过我记起来，马克思在1849年年底到伦敦之后起初是住在坎柏威尔。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房主宣告破产了，按照英国的法律，债权人可以扣住房客的家具作抵押。1850年5月，大概是我刚到伦敦的时候，马克思一家人在莱斯特广场一家家庭旅馆里住了一个短时期后便搬到第恩街的房子来了；在这里他们住了差不多有七年，一直到他们搬往肯提希镇去为止。肯提希镇在伦敦的北部，当时还有一点乡村风味。

我们在第恩街没有什么可作的了，于是便回到托登楠大院路。在那里我们坐上了去肯提希镇的公共马车。

然而，托登楠大院路变动不大；街道还是跟从前一样；常常能看到一些以前就有的杂货店和商店；街左面的教堂还是老样子；只有墓地现在上着锁。可怜

的穆希就葬在这里，我记得似乎马克思的另外两个夭折的孩子也葬在这里。

我们驶近肯提希镇…… 这家小酒店看上去很眼熟。不错，这是原来的“红帽子”酒店（“Red-cap”）。我们下了公共马车徒步走去，拐过弯就到了摩尔顿路。我觉得像回到了家；只是走一会儿就碰上新的街道，我离开伦敦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呢。从前是旷野的地方现在都巍然高耸着房屋。突然杜西用手指给我看一所在伦敦郊区来说是相当大的房子。“就是它！”——她叫道。

真的，就是这所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所坐落在格拉弗顿坊这条街上的小宅子；马克思曾在这里住过。这就是那个小阳台，马克思夫人出重天花后在痊愈的时期中就从这里招呼她的三个女儿，当时三个女儿因母亲生病住在我家里；马克思夫人身体还很衰弱，一开头只能低声地讲话，可是当我把孩子领到阳台旁，她的脸马上就变得多么的焕发！当时这小宅子的门牌是9号<sup>⊖</sup>，现在是46号。离这儿不远就是梅特兰公园路41号。卡尔·马克思是在那里去世的，他不是1872年就是1873年搬过去的——原来的寓所显得太大了，因为家里少了两个

---

⊖ 杜西肯定地说这所房子从有就是1号，或者，至少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是1号，不过我认为她搞错了。不管怎样这很快就会弄明白的。（李卜克内西注）

那时已嫁出去的大女儿。⊖

我們默默地向汉普斯泰特荒阜进发。这里变化很大,但是原有的本地風味还没有完全失去。我們认寻昔日旧地。經過了一次疲劳的游覽之后需要吃点东西。我們就到那家熟識的“稻草人”小酒店里去吃点心。那些年月里我們到这里来过多少回呵!就在我們現在坐的这間房間里我和馬克思、馬克思夫人、孩子們、琳蘅以及其他人就同桌共坐过好多次。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馮如馥 干之云譯校)

---

⊖ 从1856年10月到1864年4月馬克思住在格拉弗頓坊9号。从1864年4月到1875年3月馬克思住在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从1875年3月一直到逝世为止馬克思住在梅特兰公园路41号。——編者注

## 忆恩格斯

威廉·李卜克内西

• 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明哲智慧，絲毫沒有浪漫和溫情的色彩。他在观察人們和事物的时候不是用玫瑰色眼鏡或黑色眼鏡，而是用明察秋毫的目力；他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总是要洞悉底蘊。这种明察秋毫的目力，这种“慧眼”，这种自然之母只賦予少数人的洞察力，都是恩格斯所有的。这一点我在第一次会見他的时候就觉察到了。

这次会見是在 1849 年深夏，在蔚藍色的日内瓦湖畔；爭取帝国宪法的运动失敗以后，我們在那里建立了几个侨居区……

在这以前，我也見过許多各种类型的“大人物”，如卢格，海因岑，尤利烏斯·弗呂貝尔，司徒卢威，及巴登和薩克森“革命”的各种“領袖”。但是我愈熟悉他們，他們在我眼前就愈显得暗淡无光，愈显得渺小。

每当濃雾弥漫的时候，人和物看来就会觉得大些。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个特点，他能用他的目力驅散云雾，使人和物都显出本来面目。这种銳利的眼力以及同样銳利的、根据这种观察而作出的斬釘截铁的判断，起初不大合我的口味，甚至使我觉得有些别扭。当然，我对爭取帝国宪法运动的“英雄們”的印象并不比恩格斯对他們的印象好一些，但是起初我总觉得恩格斯未免太輕視这个运动了，因为毕竟还有許多人為它献出过宝贵的精力和拿出了自我牺牲的精神。

我不是德国南部的人，但是，当时“德国南部人的慈善心腸”在我身上还殘留着，并且直到后来在英国才克服，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們对人和物有一致的看法，当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立刻能取得一致。不久以后我就深信，恩格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早已讀过，而在私人的交往中，他的淵博学識又使我惊奇不已）的判断无论何时都是有根有据的。

我把他这个人細細地想了一下：他已經做了許多偉大的工作，但年紀只比我大五岁，这五年簡直就等于整整一个世紀。

当我和恩格斯会見时，立刻感到他是一个杰出的軍事家。在和他閑談中，我才知道《新萊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这些文章由于內容經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

猜測是出于匈牙利軍隊某高級指揮官之手。其实，正像他自己笑着对我說的那樣，除了所有的報紙都掌握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外，他根本沒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謊，說它在匈牙利活像現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sup>⊖</sup>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睬那些空話。他的头脑就像爱克司光一样，大家知道爱克司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綫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輕信任何虛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見解。無論奥国的吹牛家吹得多响，但仍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結束时軍隊的駐地、战斗的时间、軍隊的調动等等。而我們的恩格斯，就像居維叶一样，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繪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利用这幅精密的战場地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結論，說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敗”的匈牙利人則不断向前“退却”；这一切都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当

---

⊖ 这里所指的是 1895 年古巴（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的全民起义，当时西班牙政府企图鎮压，但是沒有成功。——編者注

奧軍书面宣布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并歼灭了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奧軍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潰不成軍了……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应该是一个軍人，他能料事如神，随机应变，明察秋毫，当机立断，沉着冷靜。稍后，他写了許多卓越的軍事著作，并且得到（自然是匿名的）第一流职业軍事家的好評；这些人根本料想不到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十分“可疑的”叛乱者……

在倫敦我們开玩笑地称他为“將軍”。如果当他在世时再一次爆发革命，那恩格斯一定就是我們的卡諾，是我們軍隊和胜利的組織者，軍事思想家。

不久以后恩格斯自己在《新萊茵报》杂志<sup>⊖</sup>上（在倫敦編輯，寿命很短）写了一篇关于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轉述于后：

馬克思和恩格斯到卡尔斯卢厄了解了布倫坦諾革命政府后，就到普法尔茨去了解那里的运动和临时政府的情况。他們在斯拜尔遇到了率領志願軍的

---

⊖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一种月刊，从1850年1月到10月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印行地点是漢堡。恩格斯的《德国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127—235頁）就发表在这杂志上。——編者注



維利希，就和他一起到凱則爾斯勞頓，在那里会晤了以德斯特尔为首的临时政府。

在这里，共产主义者根本談不到正式参加运动，运动就像在巴登一样具有鮮明的小資产階級的性質。他們两人在凱則爾斯勞頓逗留几天后，就到宾根去。但是在路上被黑森的部队扣留了，并且因为怀疑他們参加起义而把他們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逮捕。最初把他們押送到达姆斯塔德，后来押送到他們曾經去过的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最后釋放了他們。

此后不久，馬克思受民主派中央委員會的委派，到正在酝酿重大事变的巴黎去，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派联系。而恩格斯則回到普法尔茨的凱則爾斯勞頓去等待局势的发展，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兵士的身份参加运动。

恩格斯在《新萊茵报》杂志上以极幽默的笔調描写了普法尔茨人民运动的特征。

他写道：“誰只要到普法尔茨去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美好地方，运动應該是十分令人欢喜的。人們終於摆脱了那些騎在他們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指派了一些快活的喜爱普法尔茨葡萄酒的人来代替他們。人們終於从严厉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脫出来。这种刁难行动曾經被那在其他方面极其庸俗

的《飞行傳单》<sup>⊖</sup>杂志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行动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爱好自由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飯館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了一个大的飯館，在这6个星期当中‘为了普法尔茨的人民’而飲的酒，数量簡直难以計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在普遍地嗜好葡萄酒这点上来說是一致的，就連情緒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都迷恋于这种共同的乐趣……

“外表上看来，普法尔茨的运动是快乐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初出茅庐的常备队或人民自卫团的少尉，都束紧身上的笨重軍服，炫耀自己的銀质肩章（后来在战斗的那天又立即藏在口袋里），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們刚一感觉到6月初旬的灼热，便脫下了所有的呢制大礼服、背心和領帶，而換上了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們好像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忧悶的束縛中解放出来了，穿衣也随随便便，唯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馬上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場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

---

⊖ 《飞行傳单》（«Fliegende Blätter»）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諷刺杂志。——編者注

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交往中看到普遍友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腸的葡萄酒爱好者，他們惊讶的是，他們在忽然之間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这些有胆量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倫坦諾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作得比較多。他們至少是有着善良的意志，他們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与卡尔斯卢厄的那些庸俗而严肃的先生們比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sup>⊖</sup>

可以对普法尔茨政府加以責备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当它感到本身軟弱无力时还沉浸在无忧无虑之中，不去坚决地动用保卫国家的（誠然，是有限的）資財，而去期待国外的偶然事变。政府对国事不关心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政府对普魯士軍隊在国境綫上的布置根本不感兴趣，同时誰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凱則尔斯劳頓政府只有《法兰克福杂志》（«Frankfurter Journal»）和《卡尔斯卢厄报》（«Karlsruher Zeitung»）两种报纸，所以，有一次当恩格斯从过期的《科倫日报》上看到关于普魯士軍隊在国境綫上集結和布置的比較可

---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第7卷 第172、173—174頁。——編者注

靠的消息而把这点告诉政府先生们时，竟使他們十分惊讶……

他們多次劝年輕的恩格斯担任运动的领导。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自己这样写道：

“自然，也曾經有人建議我去担任許多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职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撰写几篇宣传性的论文。我知道，这样也是毫无作用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证明我的善意。当然，由于我在用语上不十分客气，第二篇文章就遭到了反对，被认为是过于‘刺激人的’论文；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sup>⊖</sup>

普法尔茨运动的军事组织特别缺乏武器和优秀的军官。他們既不能从国外，也不能从已经起义的巴登得到任何东西。同时，他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把国家拥有的武器交给可靠的人。大镰刀打好了，但是就连这种原始的武器也没有落到起义者的手中，然而，由庸人组成的国民志愿军却藏匿了自己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178页。——  
编者注

的好枪。

恩格斯描繪出的軍官团除少数例外都是庸俗无能的人。这些例外的少数中包括泰霍夫和維利希。泰霍夫当时是普魯士陸軍中尉，他在起义者冲击柏林軍需庫时和同志們一起把軍需庫交給了人民，因此被判十五年徒刑，后来从馬格德堡逃走；維利希曾率領一支不大的志願軍队伍監視兰都和盖尔曼尔斯盖姆要塞，后来領導部队圍攻这些要塞。

恩格斯尖銳的批評和无情的諷刺自然使这些革命庸人觉得很不舒服。有一次他們甚至逮捕了他，但是过了二十四小时，临时政府不得不困窘地向他道歉，釋放了他。

## 二

如果要詳細描写以后的战役，就未免扯得太远。人数将近3万的普魯士和帝国軍队向五六千領導无方装备拙劣的普法尔茨革命軍队实行进攻，就迫使普法尔茨軍队迅速退过萊茵河，进入巴登，和巴登人会合。但是这里的13000起义者也要抗击6万普魯士人和巴伐利亚人，同时起义者的政府要职又都被叛徒和意志薄弱的人所窃据。

恩格斯参加了三次搏斗，也参加了牟尔克城下的决战，所有在火綫上看見過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談論他那种鎮靜和漠視任何危險的精神。

恩格斯在談到当时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sup>⊖</sup>参加维护宪法的斗争时写道：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了的那些多少算是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承担了战争全部重担、战死沙场的千千万万的工人，那些活活殒死在拉施塔特牢房中的人们，以及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的人们——关于这些人谁也没有提起过。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和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可能把工人当作一种易燃物看待，把他们当作鼓动和剥削的对象，或者拿他们来做炮灰。我们的‘民主派’愚蠢极了，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他们也是仇视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大，决不肯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奔向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但是，如果所谓的民主派不想对这样工人的品质做出正确的估价，那末，无产

---

<sup>⊖</sup>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階級的黨則有責任來表揚這些工人的功績。科倫的約瑟夫·莫爾就是這些工人之中最優秀的一個。

“莫爾的職業是鐘表匠。很多年以前他離開了德國，參加過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的所有公開的和秘密的革命團體。1840年他參加了成立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的工作。二月革命以後他回到德國，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爾一起擔負起科倫工人聯合會<sup>⊖</sup>的領導工作。1848年科倫九月事件後曾流亡倫敦，不久又改名換姓回到德國，在情況極不相同的各個地區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別人都不敢去執行的危險任務他都一力承擔起來。在凱則爾斯勞頓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魯士去進行工作的任務，他所要執行的任務一旦被發覺馬上就有被槍斃的危險。在第二次執行完這樣的任務以後，他順利地闖過了所有敵軍的駐地，一直來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了我們這支隊伍，加入了伯桑松工人連。過了三天他就陣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黨則少了一個最不知疲倦的、無所畏懼的和可靠的先進戰士。

“無產階級的黨在巴登-普法爾茨軍隊里的力量相當強大，特別是在志願隊里，例如在我們這一隊，在流亡者軍團等等。這個黨敢於對一切其他黨派這

---

<sup>⊖</sup> 科倫工人聯合會建立於1848年4月，存在到1849年6月。1848年10月，馬克思被選為聯合會的主席。——編者注

样說：無論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絲毫的責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sup>⊖</sup>

当然9万普魯士帝国军队是战胜了15000革命軍，但这胜利是极端可耻的，他們只是在破坏了維尔騰堡的中立、保证了自己可能迂迴运动之后，才战胜数目很少的起义者。7月12日早晨，維利希的志願軍队伍，恩格斯也在內，走近了瑞士国境，解除武装后，退入瑞士境內，这是巴登-普法尔茨部队中最后撤退的一支部队。

恩格斯在談到运动的結局时写道：

“从政治观点来看，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軍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是在于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却遭到了失败<sup>⊖</sup>。在这次事件以后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可以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使它最后遭到失败。除少数人外，軍事領袖們不是叛徒就是愚蠢的、粗鄙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

---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217—219頁。——編者注

⊖ 1849年6月13日巴黎发生了法国小資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对資产阶级反革命的起义，但是沒有成功。——編者注



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說布倫坦諾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無論對指揮官還是對士兵都應該這樣辦……

“整個的‘革命’變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劇，而唯一能夠借以自慰的是在人數上6倍於我們的敵人，其膽量卻只有 $\frac{1}{6}$ 。

“然而，這幕喜劇由於反革命勢力嗜血成性，卻得到了悲劇性的結局。在行軍中，在戰場上不止一次地驚慌失措的戰士們在拉施塔特監獄的牢房裏就義時卻很英勇從容。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求饒，也沒有一個人發抖……”<sup>⊖</sup>

### 三

這樣一來，喜劇也就引不起什麼笑聲，並且正因為起義由於環境注定必遭失敗，所以它也就蒙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但歸根到底，決定維護帝國憲法運動命運的並不是1849年6月13日的失敗；順便提一句，對這運動的十分之九的參加者來說，帝國憲法不但已經毫無意義，甚至成為嘲笑的对象。我們這些志願兵和士兵們這樣唱道：

為爭取**共和國**而犧牲  
是我們光榮偉大的命運，

---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234—235頁。——編者注

这个目的内心早已选定！

虽然我们这首《马赛曲》的歌詞不很流暢，但我们却极热情地来唱它……

6月13日运动本身就預定要遭到惨敗。整个德国革命运动以及6月13日的运动，都像是缺乏主要燃料的火焰。但是如果在巴黎这种燃料燒成了熊熊的烈火，那么在德国，大部分燃料却是悄悄地化为灰烬。巴黎的这场烈火就是1848年六月之战。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已被永远划清，在那里，调和阶级利益的幻想已被流血的結局所粉碎，而资产阶级则像公侯和以前其他统治者一样，比无产阶级更早成为国际的力量，并且从此变成反动力量，它懺悔自己“年轻时候的罪过”，拋棄先前的理想和革命斗争的手段，把它们全部让给了无产阶级……

六月之战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再也不能一起进行革命了。法国激进派在1849年6月13日曾想把体现帝制复辟威胁的“12月10日的当选人”<sup>⊖</sup>赶下舞台，而现在却撇开了无产阶级。当事变开始时，无产阶级甚至沒有出动。十二个月来资产阶级使它流尽鮮血，經過那样严重的失血以后是不可能在一年的內恢复元气的……

---

⊖ 指1848年12月10日被选为总统，稍后，1852年宣布自己为法国皇帝，号称拿破侖第三的路易·波拿巴。——編者注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像法国6月13日运动一样，缺乏获得胜利的前提。

关于那段时间我讲得太多了。但我所选的题目或将使我得到原谅。恩格斯生活中这一片段知道的人不多，并且因为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经常责备恩格斯和马克思，说他们只有思想，没有行动，因此我认为应当提起恩格斯在1849年人民起义中的活动来表明这种“责备”是极端可笑的。

而且，这样把思想和行动对立、理论和实践对立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共产党宣言》不是行动？难道《资本论》不是行动？难道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学著作全不是行动？

#### 四

我和恩格斯一起在瑞士作短期逗留以后，第二年又在伦敦相遇了，他是在我之前到伦敦的，以后我和他保持了经常的联系。

虽然在1850年我留居伦敦时他离开我到曼彻斯特他父亲（像其他莱茵厂主一样，在英国设有分厂）的事务所去，但是恩格斯经常到伦敦来看望我们，常常在那里住些日子；并且他几乎每天都写信给马克思，如果这些不是纯粹的私信，马克思总是把内容告诉我们这些“马克思小组”的最受信赖的（因为这小组的成员是经常变换的）参加者。

当然，我同恩格斯不像同馬克思那样接近。在十二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到馬克思家里去，因而被当做他家庭的一員。馬克思去世后我才和恩格斯更接近。

那时恩格斯面临着双重任务——代替馬克思并完成他的遺囑。

現在证明，恩格斯在此以前虽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直充当配角，但是要担任主角也完全可以胜任。

在二十年中，恩格斯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費在事务所中，現在他又把全部精力用来完成他的双重任务。恩格斯尽一切可能完成了出版《資本論》的工作，在科学界中展开了惊人的創造性的活动，并且，由于他非凡的工作能力，竟还能挤出時間进行广泛的国际通信，而恩格斯的信往往是科学論文，政治經濟的指南。

恩格斯对所有需要他的人都給予帮助，經常喚醒群众起来行动。他参加了偉大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不断提出忠告、要求、敲起警钟，并且始終是个积极的战士。这一战斗实现了他和他的朋友馬克思早在 1848 年初觉察到二月革命的新鮮空气时就向工人階級提出的口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无产者真正联合起来了。現在，世界上再也沒

有任何力量能阻碍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向前迈进。

## 五

1890年11月28日我們在倫敦庆祝了恩格斯的七十寿辰。他精神健旺，又幽默、又威武，就像还在活潑愉快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一样。大約三年以后，他在“协和”大厅里向柏林工人說<sup>⊖</sup>：

“同志們，我确信今后你們将完成自己的义务！”这时，在几千个激动地听他演讲、怀着感謝和爱戴的心情注視着他的工人中，沒有一个不惊奇地自問：

“难道这个青年人已經七十三岁了？”

过了不到两年，即1895年8月6日，我参加不来梅工会盛大节日回来时，在《前进报》編輯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噩电：

“將軍已于昨晚十时三十分寂然逝去。当日午后已失去知觉。請通知士兵及辛格尔。”

“士兵”就是指我。

我們在德国的三个人<sup>⊖</sup>，春天就已經知道“將軍”患了不治之症——喉头癌。虽然这打击并不出

---

⊖ 恩格斯在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會議上发表演說。（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部分第372—373頁）。——編者注

⊖ 威·李卜克內西，奧·倍倍尔，保·辛格尔。——編者注

乎意外，但終究还是可怕而无情的。

我們失去了一位思想界的偉人，失去了和馬克思一起奠定科学社会主义基础并以社会主义策略教导无产阶级的人，失去了在二十四岁时就為我們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經典著作的人，失去了《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帮助馬克思組織国际工人协会的馬克思的第二个“我”，失去了《反杜林論》这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的作者，失去了《家庭的起源》及許多其他著作、文集、論文的作者，我們永远失去了我們的朋友、忠告者、領袖和战士。

但是在觉悟的工人阶级生活着和斗争着的地方，他的精神就永垂不朽。

(馬瑪麗譯 張奇方校)